

軍中娛樂叢書

忠烈畝

潘文著



1

聯勤總部特種勤務處編印

忠烈圖

第一幕

是夏末秋初天氣。在婉願底臥室裏。

幕啓時，婉願正站在窗口向外眺望。外面，遠處，有砲聲。

一會兒，鐘「叮叮叮……」敲了十一下。

婉願慢慢地掉過臉來，望望鐘。焦慮地噓了一口氣。舉起手，輕輕地撫摸着自己底前額。

床上睡着的孩子哭了。她急忙過去，抱起孩子。一邊用手拍着，一邊來回走着，嘴裏輕輕地哼着催眠曲——

「風喇，你要微微地吹。

鳥喇，你要輕輕地叫。

我家小寶寶，

快要睡着了。

……………」

稍頃，門外有人叫——「婉姑！」

婉願立刻停止了歌聲，睜大眼睛，望着門，來不及詢問——

外面：婉姑，睡了沒有？

婉願（以下簡稱願）：（聽清楚了來人是誰）哦！我還沒有睡。爹，您請進來吧！

（門開開，玉堂進來。）

玉堂（以下簡稱堂）：孩子怎麼啦？

願：老是睡不安穩。

堂：熱退了？

願：頭上還有一點熱。

堂：（輕輕地一聲嘆息，不語）

願：媽睡着了？

堂：（搖頭）剛吃完藥。唉，偏巧都趕上這個時候，一家五口倒病了三口。……呵，你怎麼樣？這會好一點了嗎？

願：我……好一點了。

堂：藥吃了沒有？



願：晚飯後吃過一次。

堂：唉，小小年紀就做母親，連自己底冷暖飢飽都不會照料，自然更不會照料孩子了。偏偏你婆婆也在病中，月子裏沒有一個年紀大一點的人在身邊，真是差多了！

願：我——差不多完全好了。

堂：唔，千萬要當心，產後得了病，比平日麻煩得多。年青的時候不覺得，將來到了你婆婆這樣的年紀——你瞧她，一年三百六十天，倒有二百天離不開藥罐子！這不都是因為當初在月子裏沒有調理好！……千萬當心，不要貪涼，不要過度操勞。

願：唔。

堂：平兒怎麼還沒有回？

願：服務團開緊急會議。

堂：呵。（走至窗前，聽聽砲聲）這兩天情形很不好的，此地怕要守不住了。

願：季平說，劉軍長今天親自出席緊急會議，大約可以知道戰事的確實消息了。

堂：總算難得！兵力既單薄，器械又不好，居然還

守了半個多月！究竟是打鬼子，萬衆一心。像我們從前打戰，上邊來命令要守十天的據點，不到三天就垮下來了。唉，所以呀，爲了一兩個人爭名奪利，實在不容易鼓起官兵底鬥志！

願：爹，快十一點鐘了，您早一點安歇吧！

堂：人老了，晚上睡不安穩。……呵，你早點睡吧，身體不舒服，孩子又病，你也該好好地休息休息。（往外走，走至門邊，又回身說）平兒回來了，叫他到我房裏去一趟，我要問問他戰事的消息。

願：好，他回了，我叫他來。

堂：你早點睡吧。

願：就睡了。

（玉堂出去了以後，婉順輕輕把孩子放回床上。自己走到桌邊，喝了一口水。打了一個呵欠。順手拿起桌上的一本書，坐到沙發椅上去看。

（看不到幾行，心煩得很，擺下書，發了一會子楞。一會，又立起身來看看鐘。然後又跑到窗口去向外看。稍頃，又轉身走回來，靠着桌子呆立了一

會，又打了一個呵欠。

（牆上一張放大的結婚照片忽然跳入眼裏。她走過去，取下照片，坐回沙發上去看。……）

（不知道是疲倦還是怎麼的，她逐漸閉上了眼，垂下了頭。照片「撲」的一聲滑落在地上。）

（好一會，房門開開，一個着政工人員制服的青年人進來。進門四下望了一望，發覺婉頤在沙發上睡着了。忍不住要笑。輕輕腳地走近沙發，瞧瞧她那又可憐又有趣的睡態。正預備叫醒她，忽然看見地上的照片。拾起來一看，不覺帶着傷感的微笑着嘆了一口氣。俯下身去，在婉頤額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頤：（驚醒，沒有看清身邊的人是誰）呵！誰？……

（那人笑出聲來）

頤：（聽出聲音）哦！平，是你呀！……我還當是

平：（以下簡稱平）：你當是誰？

頤：（被他一問，一時說不出話來。跳起身，用嬌嗔的笑掩住了自己窘窘）……你！……鬼傢伙！……

平：怎麼不上床去睡？

頤：（聲音還有些含糊，一邊揉着眼睛）我等你！不知道怎麼的——

平：（笑着接過去）就睡着了？

頤：（嬌羞地憨笑起來，一伸手摟住李平底脖子）你甚麼時候回的？

平：剛剛到家。小鬼，你把我们底結婚照片取下來幹甚麼？

頤：（不好意思）我……看看！（撒開手，轉換話題）開會的結果怎麼樣？戰事有轉機嗎？

平：（搖頭）一兩天恐怕有很大的變化！

頤：（急問）你們服務團要撤退嗎？

平：（點頭）

頤：甚麼時候走？

平：明天。

頤：明天就走？

平：明天一早就走。

頤：呵！……那麼你……

平：團長要我明天跟大家一塊走。我想——

頤：想不走？

平：我想回來跟你商量一下。你說，我走嗎？

頤：（半晌不語）……大家都走，（低低地）你自然應該跟大家一塊走！……

平：可是，我走了，你呢？

頤：我……我跟你一道走！……

平：我原來也是這樣打算。——

頤：（興奮地搶着說）那好哇，平，我跟你一道走。我也到後方去做工作，我會當看護，我會替傷兵們洗創換藥！我還會——

平：不過，頤，我們底孩子！……

頤：呵，真的！孩子！服務團准我們帶着孩子一塊走嗎？

平：我問過團長了。他——

頤：（迫不急待）他怎麼說？

平：他說，帶着孩子，行軍不方便！

頤：哦！……（大失所望）……不能帶孩子！……

平：不能帶孩子，我就不能跟你一道走了……

平：頤，把孩子留在家裏，交給媽，好不好？

頤：（苦笑着搖頭）那：不成！……媽成年都在病中，我們不能留在身邊侍候，反而丟下個孩子

來累贅兩位老人家，還怎麼行！

平：那，怎麼辦呢？

頤：（低得幾乎聽不出）……只好，……你一個人走囉！……

平：我走了，留下你……

頤：（低頭不語）……

平：頤，我心裏矛盾得很，按照道理來說，我是非走不可的。可是，兩位老人家，還有你跟孩子，留在家裏，我實在放不下心！

頤：（不語）……

平：婉頤，我不走，好不好？

頤：（突然抬起頭來，略帶笑容地望着李平）——

平：好不好？

頤：（趕忙點下頭去）好！（但，突然想起）……

不過，……你得去跟爹商量一下！

平：爹睡了吧？

頤：沒有。他老人家剛才還囑咐過，叫你回來了，到他老人家房裏去一趟的。

平：唔。（急往外走，走到門邊，又折回來）不成，這件事，不能當着媽談。

頤：我去請爹來吧。

平：好。

(婉頤向外走)

平：(叮囑)不要驚動了媽！

頤：我知道。(出去)

(季平沉思了一會，慢慢走至桌前，拿起剛才的結婚照片來，蹙着眉看。

孩子又哭了。他趕忙過去，抱起孩子，一邊拍

着，一邊來回走。

(一會兒，婉頤回來。)

頤：怎麼，又醒了？(接過孩子)

平：頭上還有一點發熱。

頤：嗯。

平：爹還沒入睡？

頤：(搖頭)

平：媽睡着了沒有？

X：(搖頭)

平：(走近婉頤)頤，你別難過！我回頭跟爹商議

一下。能不走，我就不走！

頤：(拭淚，不語)

平：頤！——

(玉堂進來)

平：呵，爹。

堂：回來了？

平：唔。媽睡着了？

堂：沒有。老是在床上翻來覆去的！

平：張醫生的藥，怎麼——

堂：平兒，戰事怎麼樣？

平：恐怕支持不了一兩天。

堂：你們服務團決定了辦法沒有？

平：軍長要我們明天一早就撤退。

堂：撤退到甚麼地方？

平：跟着軍部一塊撤退。地點沒有宣佈。

堂：唔。那麼，你明天一早就走了？

平：團長要我今天晚上就到團部去。

頤：今天晚上？

平：(望了婉頤一眼)唔。……

堂：也好，早點去，免得臨時趕掉了隊伍。

平：我正在考慮，……我想暫時不走。

堂：不走？軍長有命令要你們撤退，你怎麼能够不

走？

平：我想跟團長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讓我——
堂：（搖頭）此地既然保不住了，你還留在這裏幹甚麼！

平：我——不放心家裏！……

堂：家裏你用不着顧慮！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相信總能維持下去的。

平：可是我走了，兩位老人家——

堂：平兒，你父親帶了幾十年兵，衝鋒陷陣，出生入死，不知道遭遇過多少驚險，也硬硬朗朗地活到了今天。這最後幾年的風險，我不相信挺不過去！至於你媽，我會照料她的。我覺得，值得考慮一下的，是婉姑跟小孫兒，他們留在這裏，將來此地淪陷了……

平：我原打算帶着他們一塊走的。——

堂：對，能帶走最好。我們兩老，反正都是活不了幾年的人，不管日本鬼子多麼兇狠，充其量不過是要命。像我們這樣的年紀，早幾天死，晚幾天死，沒有甚麼關係。年青人不必冒這種險！能够走的，都應該走！剩下我們老一輩的留

在此地，即便犧牲了，還有你們年青的一代來報仇雪恨，況且你們年青的夫妻——

平：可是團長說，不帶孩子！

堂：（對李平）你打聽過了？

平：我問過團長。團長說：帶着孩子行軍不方便。堂：唔，作戰的時候撤退，比不得平日部隊調防，帶着小孩子是不方便的。（略停）那麼……就暫時把他們留在家裏吧。好在婉姑——

（婉姑突然哭出聲出。）

平：頤！……

堂：（望望她，坐下，不語）

（略靜片刻）

平：爹！……

堂：（望着他）呢？

平：（囁囁地）我想，……（望望婉姑）我還是暫時不走吧！……

堂：（瞪着大眼睛望着他）爲甚麼？

平：我——我想，……最好是等媽和婉頤，孩子底病都好了，大家一塊走。……

堂：（冷冷地）你跟日本鬼子商量過？

平：（不懂）呵？

堂：（冷冷地）日本鬼子肯等你？

平：（窘住了）我……

堂：（冷冷地）日本鬼子來了，你怎麼辦？

平：我……我們暫時到鄉下去避一避。……

堂：（冷冷地）日本鬼子打到鄉下去了呢？

平：那……（說不出了）

堂：（仍舊冷冷地）平兒，我問你！你覺得，你究竟「應不應該」走？

平：應該！

堂：既然「應該」走，爲甚麼還遲疑？

平：（偷望婉頤一眼低頭不語）

堂：（嚴肅地）平兒，你是知道我底脾氣的。我是一個軍人，喜歡乾脆痛快，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 捨身救國，見義勇爲，是丈夫底本色。爲甚麼要學那些沒有知識的老太婆，拖三拉四，東也牽掛，西也顧慮？

平：爹，我不是不肯走，我是——

堂：是甚麼？

平：不放心！……

堂：不放心甚麼？

平：家——

堂：有我相戴！

平：兩位老人家！……

堂：盡忠就是盡孝！

平：婉頤：和孩子——

堂：有我照料！

平：可是——

堂：還有甚麼？

平：我——（勃然大怒）

堂：還有甚麼？呵？

平：我，我——

堂：平兒，你究竟是不是我底兒子？

平：當然是。爹！

堂：那麼，你走不走？

平：我……

堂：乾乾脆脆地說一句！

平：（望望婉頤，不語）

堂：（氣急）哼，想不到你這樣沒有出息！好，你不用走了，你就在家裏守一輩子吧！

平：爹！

堂：我去！我代你去！

平：爹！你——

堂：以後不要叫我爹，我魏玉堂沒有你這樣的兒子

！

頤：爹！你別生氣！都怪我不好！是我——

堂：不，婉姑，在這種兵荒馬亂的年頭，丈夫跟着

軍隊東奔西跑，不要說你還是個年青的孩子，

就是像你媽這樣年紀的人，也會難過的。這是

人之常情，我不責備你！

頤：爹，這應該怪我，是我連累了李平，他不是不

肯走，他是爲了我，才——

堂：我氣李平就是在這一點，我做父親的不是不通

人情，勉強要把你留在家裏。我明知這年青的

夫婦，分開來雙方才都感覺得不慣，所以一開

頭，我就希望他把你母子兩個帶走。可是事實

上既然辦不到，有甚麼法子呢？難道因爲自己

有妻子兒女牽掛，就坐在家裏等着當順民！當

漢奸？婉姑，你一向是個明白孩子，你願意你

底丈夫爲了你，你不跟着服務團撤退嗎？你願意你

坐在家裏等死？等着當順民？當漢奸嗎？

頤：爹，你別生氣了！李平是要走的！……他走了

，我雖然難過，可是，不能因爲我防礙他底前

途。（含着淚對李平說：）李平，你別顧慮我

，你對爹說，你一定走！（禁不住嗚咽起來）

平：（忍着淚）爹！……我——走！

堂：（不理）

平：爹！你別生氣了，我一定走！我——

頤：爹！他——走！

堂：好！既然決定走，就馬上收拾東西！

平：唔。……（回過臉望着婉姑）

（婉姑一邊擦着眼淚，一邊走過去清理東西。）

堂：隨軍撤退，給他清幾件換身的衣服就夠了。

頤：唔。……

堂：（略停，突然想起）你們趕快收拾吧，我去拿

點東西，馬上就來。（急要走出）

平：（目送玉堂去。他深長地嘆出了一口氣，悄悄

擦着眼淚。……）

（稍頃——）

頤：（收拾好了東西，慢慢地走近李平，低低地叫

了一聲)！平

平：(回身，含着淚凝望着她)

頤：(低低地東西)……收拾好了！……

平：(眼淚盈眶，答不出話來)

頤：我給你打的毛絨背心，放在左邊角上，天涼了，記得拿出來穿！……

平：(突然激動地抓住頤的手)頤！

頤：(忍不住，撲在他懷裏哭了)……

平：(在她身邊輕輕地說，)頤，不要記掛我，我會照料自己的！

頤：(哭)……

平：頤！別哭了！……(替她擦眼淚)

頤：(哽咽地)平，我，我要跟你一塊走！

平：可是，孩子呢？……

頤：……平，我不等，我要跟你一塊走！，我要！

平：頤，我們底孩子，交給誰呀？

頤：平，你，你爲甚麼這樣狠心！

平：我不是狠心，我是爲了——

頤：你不愛我了？

平：我愛你！我永遠愛你！

頤：那你爲甚麼把我丟在家裏，不管我？

平：頤，我何嘗願意離開你？我何嘗不希望你跟我一道走！可是辦不到呵！

頤：不能走就大家都不走，要死就死在一塊！

平：頤，別說孩子話，你忘了，我們是在抗戰呀！

家人骨肉暫時分別，將來還有團聚的一天；國家亡了，千百年也難翻身。

頤：你用不着拿這些大道理來騙我，我！

平：不是騙你，這是真話！頤，你想呀，我們是剛結婚一年多的夫妻，我私心裏當然不願意離開

你！可是如果因爲我捨不得你，略下來不跟着

服務團撤退，人家一定會怪你，怪你妨礙我底工作，就誤我底前途。頤，這樣一來，我豈不

是反而害了你，平白地讓你背上一個罵名嗎？

頤：(垂首無言)

平：頤，我心裏也難過！我不願意丟下你，一個人

走！可是，爲了我底工作，我底前途；也是爲

了你！我不能不這樣！

頤：(抽咽)

平：頤，等我有了一定的住處，我馬上想法子來接

你！好不好？……

頤：（又哭出聲來）

平：親愛的！你別哭了！我心裏也！

頤：平，：你，再留一天……讓我們在一地安安靜靜地再過一天……

平：頤！……

頤：答應我！……多留一天吧！

平……

頤：平！（緊緊地抱着他）

（他們緊緊地擁抱着。稍頃，忽然一聲重砲響！）

平：（驚覺，輕輕推開頤頭）——頤……

頤：你答應了？

平：我……呵，不能！……

頤：平，我要你多留一天，只一天……

平：（略停）頤，何必呢！既然決定走，何必又爲了貪圖一天的快樂，惹些不必要的麻煩呢！

頤……

平：你是最愛我，最聽我底話的！頤，擦乾眼淚，高高興興地送我走。讓我挺起胸，昂起頭，像着疆的英雄，羅馬底騎士一樣，雄糾糾地走上

戰場去！

頤：（看見平故意做出那種小丑似的英雄姿勢，明知道他是在安慰自己，睜大眼，凝視他半嚮

，然後，深深地抽了一口氣）

平：頤，你不願意我做一個萬人敬仰的英雄嗎？

頤：（抑住自己底悲憤）平，別說這些了！你……走吧！

平：你答應讓我走了？

頤：唔……

平：你還難過嗎？

頤……唔……

平：頤，不用耽心！我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頤：唔……

平：好好地保重你自己底身體！

頤：唔……

平：好好地照料孩子！

頤……

平：只要戰事稍爲穩定一點，我就來接你們！

頤：（又哭出聲來）

平：頤，別哭了！

(孩子又哭了。婉頤趕忙過去抱起他來。)

平：(從婉頤手裏接過孩子，輕聲)孩子！不要哭了！一會兒，你爸爸就要走了！

願：(偎在平平身上，流淚)……

平：孩子，你以後跟着媽媽，要乖些，聽媽媽底話，別使媽媽生氣！

願：平！……

平：願，你瞧，孩子越長越像我了！

願：唔。……

平：往後，你想念我的時候，就多看他幾眼吧！他

願：(禁不住，又哭了)

平：願！(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接着婉頤)……

(外面，砲聲不停地響着。室內的這一對夫妻，緊緊地偎抱着。略過片刻，門外有腳步聲。他們連忙撒開手。婉頤接過孩子，馬上背轉身去拭乾眼淚。

(玉堂拿着一柄短佩劍進來)

堂：東西收拾好了？

平：收拾好了。

堂：(嚴肅地)平兒！

平：(走近他)爹！

堂：這柄佩劍，是三十年前，我剛由講武堂畢業出來，你底祖父賞賜給我的，劍柄上刻着有——「衛國愛民」四個字。你祖父給我這柄劍的時候，曾經訓示過——要我終身遵守「衛民愛民」的諒律。並且把這柄劍當做傳家之寶，希望我們魏家後代的子子孫孫，都能信守不違。三十年來，我從排長做到旅長，這柄劍一直帶在我身邊。我自問對國家雖然沒有甚麼了不起的貢獻，可是勤勤懇懇本本份份，從來沒有做過一件違反你祖父諒律的事。今天，你要離開家去參加保衛國家的抗戰去了，臨行之時，我把這柄劍鄭重地交付給你。我希望你不辜負祖父底期望，立志終身遵守「衛國愛民」的訓示，在國家做一個好國民，在家庭做一個好子孫！

平：(雙手接過佩劍)爹，我一定遵守祖父底訓示，不負爹底期望！

堂：那就好了！你走以後，家裏一切你都可以放心！無論多大的艱難困苦，我們一定咬緊牙關，

苦熬支撐，等着你凱旋還鄉，重享天倫之樂！

平：是，爹。

堂：時候不早了，你走吧！

平：唔。

（婉順放下孩子，把皮箱送了過來。）

平：（接過皮箱）爹，請您兩位老人家多保重身體！

堂：好，你安心去吧！能够通訊，就常常寫信回！

平：唔。（轉面對婉順）順，好好照料孩子！……

你自己也——

順：（低聲哭了）

（玉堂轉過臉去。季平和婉順低聲相對而泣。）

（片刻，鐘「叮叮叮……」敲了十二下。）

堂：平兒！

平：（忍住淚）爹！……我走了！

堂：（低低地）去吧！

（季平望望婉順，狠狠心，低頭往外走去。玉堂

婉順跟在他後面。

平：拉開房門，突然發現一個人站在門外，大驚——

——呵！媽……

（母親扶拐杖，戰戰兢兢地進來。）

堂：你？

順：（趕忙過去扶着）媽！——

（大家跟着退了轉來）

堂：你，你怎麼起來了？

母親（以下簡稱母）：（直瞪瞪地望着季平，氣喘

半嚥——）平兒……

平：媽！……

母：你，你要走？……

平：我——

母：嗯？

平：（半嚥）……我……不，我沒有……

母：沒有？你提着箱子幹嗎？

平：（大窘，趕忙放下）……

堂：他，他們服務團有緊急公事，要他今天晚上去

趕辦。他……

母：你別騙我！我知道，他要跟軍隊走！平兒！你

說！

平：是今天晚上有工作，媽！

母：不許騙我！

平：我，我沒有騙您！……

母：平兒，你不知道媽正在病中嗎？外面這麼兵荒

馬亂的。媽幾十年來辛辛苦苦就只撫大你這麼一個兒子。媽今年五十多歲了！一年四季病病癆癆的，還活得了幾天呀！說不定那一天眼一閉，往後就再也看不見你了！平兒，這最後的一點點日子，你還不讓媽平平安安地過去？你忍心讓媽臨死之前，還爲了你揪心着急？你忍心讓媽嘆氣的時候，連自己唯一的兒子都見不着？都不在身邊？平兒，你太狠心了！……

平：媽！

母：平兒，你還年青，往後的日子長得很！媽不敢多留你，妨礙你底前程。媽只求你再留下幾個月。我底病是不會好的了！你等我再看你幾個月，等我嚥了這口氣，再走吧！

平：媽，您別這樣說！我——

堂：不要說這樣的話。平兒若沒有要走。今天晚上他去辦公，明天一早就回來的。

母：我不相信你底話！

平：是真的，媽！

母：婉姑，他們說的是真話？

頤：（勉強陪着笑，說）媽……真的……

母：平兒，你真不走？

平：我真不走。

母：在媽面前不許說謊！

平：沒有——說謊！

堂：好了，回屋去睡吧，剛吃過藥——

平：媽，您回屋去睡吧！我——不走的！

（玉堂婉頤扶着母親，走到門邊——）

母：（突然站住）平兒！

平：媽！

母：我不放心！你們都在騙我！

平：沒有！媽！

母：那麼——平兒，你答應我！

平：甚麼？

母：你今天晚上不出去！

平：我……我要去辦公呀！媽！

母：你要我相信，就答應我，不出去！

平：可是——

母：你不答應，我就不走！在這裏守你一夜！

平：媽！……

堂：好，平兒，你就答應我，今天晚上不出去！

平：——

堂：明天一早再去。就說媽病了，請一晚上假吧！

平：（莫明其妙地望着玉堂）……

堂：就這麼辦。不然，你媽會一夜也不能安心睡覺的！

平：……好，我明天再去！媽。

堂：好了，你安心去睡吧！

母：（略停）……平兒，皮箱給我！

平：皮箱？……

母：給我！

堂：你要他底皮箱幹甚麼呀？

母：擱到我屋裏去！

平：媽！——

堂：好吧，平兒，皮箱拿過來！

（季平望望玉堂，莫明其妙地送過皮箱來。）

堂：（接過皮箱）嚟，老太太，這樣你總可以放心了吧！

母：（喘氣）……平兒！

平：媽！

母：明天早上，去辦公之前，先到我屋裏來一趟。

平：好。……

堂：快去騎下吧，你瞧你氣喘得這樣厲害！……

（玉堂婉頤扶母親出去。）

（季平被玉堂底處置弄得迷迷糊糊的。呆呆地望着房門芳楞。）

（一會兒，玉堂提着皮箱急促走入。）

平：爹！——

堂：走，快走！

平：走？

堂：馬上走！

平：可是，媽——

堂：睡了！

平：她讓我走？

堂：不，你偷偷地走！

平：婉頤呢？——

堂：在照料你媽睡覺！

平：我——

堂：快走！（拉着季平往外走向門邊，突然停住）

呵，不好！不能從這裏出去！（四下一望）……

平：爹！……

堂：從窗口出去！

平：窗？……

堂：快！（推着李平從窗口跳出。自己也跟着跳出去）

（室內空無一人。一會兒，孩子哭了。）

（稍頃，婉頤匆匆忙忙進來。發現室內無人，驚

詫。）

頤：平！李平！……

（一邊抱起孩子，一邊聽）

堂：（在窗口出現）婉姑！

頤：爹！李平呢？

堂：他走了！

頤：呵！……

堂：（略停）婉姑，不要難過！我們，好好地活着等他回來！

（婉頤沒有應聲，像木人們地呆立在房中。）

（玉堂在窗外，悄悄地拭淚。）

（隔壁隱約傳來母親呼喚着李平的微弱的聲音。

……）
（幕慢垂）

第二幕

（第二景）

一年後的一個冬天的下午。

天氣晴朗，魏家前院，大半邊都被暖暖的陽光曬着。

幕啓時，院子裏安靜得沒有一點聲音。母親蓋着一床薄毯，在近窗的廊檐下的一張躺椅上躺着；半截身子都在太陽裏。婉頤坐在一張矮橙上，手一推一送像機器似地搖着搖籃裏的孩子，眼失神地瞅着矮牆外面的落去了一大半樹葉的梧桐。太陽曬在她身上，也曬在搖籃裏的孩子身上。

靜了一會，矮牆外面遠遠傳來一個唱小曲的女人和着二胡的淒涼的聲音——「正月裏來是新春，家家戶戶點紅燈，別人家丈夫團圓聚，孟姜女丈夫造長城」。

許是歌詞的觸引，婉頤底失神的眼裏淌下了淚水，淚靜靜地流，從臉頰上滴到衣襟上。她緩緩地舉起手，用手背擦去頰上的淚。

舞台燈漸暗，一會兒台面上全黑。正中本來翻

閉得緊緊的窗，這會是大開了，窗內慢慢地亮了起來，亮得古怪，只看見一團雪亮的光，光亮裏邊却空空洞洞的；甚麼也沒有。稍頃，窗內有低低地喊聲——「媽，媽。」接着是母親底應聲——「唯，我在這裏。」

窗外出現了母親底背影，她伸着頭向窗內探望着。窗外叫媽的聲音越來越近了，跟着聲音，出現在窗內的是全副戎裝笑容滿面的季平。

母：啊，平兒！（聲音裏很飄忽，和平日不一樣。像是在夢中。以下二人對白同此）

平：媽！

母：你回來了！

平：回來了。

母：東洋鬼子？

平：都趕走了！

母：我們打勝了？

平：打勝了！

母：啊，平兒，想不到我還見得着你！你離家一年多，可把你媽望死了！

平：媽，我現在回來了！你應該高興呀！

媽：嗯，回來了，我高興！平兒，快來，快過來看看你底家，你底婉願，你底孩子！

平：好，我進來！媽！

（季平正要動身，突然身後出現了一個面貌猙獰的日本兵，手舉大刀，猛地朝季平腦後砍下。）

（母親一眼看見，嚇得狂叫一聲。）

（窗內燈光突滅。全台漆黑。狂風暴雨和轟轟的雷聲同時大作。）

（稍停，台面燈光漸亮。各種聲音俱寂。）

（等到舞台上恢復先時的明亮時，我們所看到的一切，也仍和先時一樣——母親還是躺在太陽裏，孩子還是睡在搖籃搖裏，婉願也正在用手背擦着眼淚。四週靜靜的，牆外的曲聲也停止了。）

（稍頃——）

母：（突然狂叫一聲）呵！……

願：（驚覺。急忙過去）媽，媽！

母：（哭着，含糊糊糊地）死了！死了！……

願：媽，醒醒！媽！……

母：啊，婉願！

願：媽，您怎麼啦？

母：婉願，平兒死了！

願：啊？

母：被日本鬼子殺了！

願：您怎麼知道的？媽！

母：我親眼看見的。……

願：哦，媽，您是在作夢。

母：不是夢。他回來了，我正跟他說着話，一個日

本鬼子……

願：媽，是夢！他沒有回！

母：啊！是夢？……

願：是夢！那不是真的！不會是真的！

母：哦！惟願是夢！是夢就好了！

願：您要喝水嗎？

母：不要。甚麼時候了？

願：快四點鐘了。

母：啊，大白日，我怎麼會做夢的！

願：您晚上沒有睡好。

母：剛才夢見了李平，偏偏又那麼可怕！

願：那是因爲您心裏惦记着他。

母：該不會真是他托夢給我吧？

願：不會的，媽，您別這麼想。

母：出去一年多，信也沒有一封回。好好的，爲甚麼不來信呀？

願：媽，那是……

母：天啦，要是真有個三長兩短，丟下我們兩個老的，丟下您們母子，年年青青的，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啊！（說說就哭起來了）

願：媽！……（想勸，可是禁不住自己也流出了眼淚）

（外面又傳來了小曲聲——「三月裏來是清明，家家戶戶上新坟，別人家坟上飄白紙，萬喜良坟上冷清清。」……）

（願婉實在忍不住，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靜場片刻。陳五叔走了進來。）

陳五叔（以下簡稱陳）：（看見婆媳二人相對而論，詫異地問）怎麼啦？你們婆媳倆？

願：啊，陳五叔！

陳：怎麼那啦？出了甚麼事嗎？

願：沒有甚麼事。

母：老五，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夢見李平被日本鬼

子——

陳：噯！大嫂，夢跟真事是相反的，越是夢得兇險，越是好兆頭！您不記得了，二十年前，丁華甫丁五老爺，頭天晚上夢見被人砍了頭，第二天省裏就來了電報，發表了鹽務局總辦。毛家村毛四癩痢，前一天夢見掉在糞坑裏了，弄得滿身屎臭，可是過不幾天，就中了十萬元的頭彩。還有梅翰林，汪幹臣，開當舖的鄭拐子，……唉，那一個發績以前沒有做過惡夢！只有像我這種成年做好夢的人，窮一世，敗一世，一輩子沒出息。

母：菩薩保佑，惟願那孩子平平安安，諸事順遂，我們魏家從老祖宗到玉堂，從未沒有做過甚麼虧心喪德的事，按說也不應該有報應落在子孫頭上。

陳：可不是，善惡到頭終有報，皇天不負苦心人！

頤：陳五叔，您請坐。

陳：不要客氣，我是常來常往的，啊！大哥不在家？

頤：爹到周家四叔家裏去了。

陳：找老四借錢？

頤：家裏今天沒有米，找四叔借米去了。

陳：噯：這年頭，真是米珠薪桂，有錢也無處買！

母：老五，外面有甚麼消息沒有？仗打得怎麼樣了？

陳：戰事還是那個老樣子，反正離我們遠遠的！不過，最近倒有一個好消息——！

母：好消息？

陳：可不是，好消息！我正想找大哥談談。

頤：陳五叔，甚麼好消息？

陳：我們的老弟兄要回來了！

母：誰呀？

陳：大嫂，老九要回來了！

母：啊！老九要回了？他還會回來幹甚麼？

陳：維新政府派來的，派來當我們這裏的維持會長！

母：啊，這倒真個好消息！老九要真的回來當了會長，咱們可有了照應了！

陳：可不是！大嫂，我來，就是想找大哥商量商量，老九回來了，咱們弟兄們說甚麼也應該替他

接接風！咱們手頭雖然拮据，總得替老九拉拉排場！再說，這幾年大哥賦閒在家，挨苦受窮，該讓老九知道，別的不說，先弄個把稅務局調劑調劑也算是弟兄們底情義！

頤：替維持會做事，爹不會肯吧！

陳：噯，還有甚麼關係呢？咱們反正是只打算弄幾個錢，錢到了手，一張呈文，告老還鄉，還不是安份守己的馴良百姓。

頤：前幾次他們請爹出面當會長，爹都沒有答應，這一次——

陳：婉姑，情形不同！當會長，樹大招風，麻煩多，收成少，自然不能幹；稅務局可就不不同了。可是爹說過：寧可餓死，不當漢奸！

陳：噯！這話看怎麼說！存心幫東洋人做事，自然不大像話囉！不過，弄個把小差事維持生活，或者就說是出面當會長維持地方上的安甯秩序吧，這也不能就算是漢奸啦！

頤：（不便再說下去）

陳：再說，來當會長的不是外人，是你公公底頭頭弟兄。當初，咱們在關岳廟，歃血爲盟誓同生

死的十個弟兄，二十年來，死的死，亡的亡，如今只剩下你公公，周老四，鮑老九跟我陳老五這四個根。你公公脾氣雖然耿直暴燥，可是他向來最重義氣，他是我們底大哥，在本地又是最出頭露面的人物，不管怎麼爲難，鮑老九上台，他不能不替小兄弟捧捧場呀！況且鮑老九——

頤：（一驚）陳五叔！

陳：怎麼？

頤：來當會長的，姓鮑——

陳：唯，鮑志祥，鮑老九，你底九叔。

頤：是從前住在東門大街的那家姓鮑的？

陳：對了，東門大街開精房的鮑老九。

頤：啊！……………（默然不語）

母：老五，你聽說他甚麼時候到？

陳：快了，就這一兩天吧。

母：早點來吧，有沒有差事給玉堂倒不要緊，反正讓他出張告示貼在門口，總可以禁住那些東洋小鬼不來找麻煩。

陳：那還用說！就是每天派兩個衛兵在門口保護也

不算甚麼！

母：真是……（打了一個噴嚏）

頤：呵，媽，太陽是西了，這兒有風，我扶你進去。

去。

陳：對，究竟是冬天了，太陽一過去，就涼颼颼的

！大嫂還是裏邊去吧。

母：（一邊起立一邊說）天都快黑了，玉堂怎麼還

不回來！

陳：婉姑，我來扶大嫂。你去抱孩子吧。院子裏有

寒風，快送孩子到裏面去。

母：真是，快把孩子送進去吧。

（婉姑過去在搖籃裏抱起孩子，送回屋裏去。）

（陳老五扶着母親，剛走了兩步。門響。走進一個年青的人來。）

鮑幼華（以下簡稱華）：請問：這裏是門牌三十一

號吧？

陳：是的。您找誰？

華：有一位魏玉堂魏老先生，是不是還住在這裏？

陳：魏玉堂，是住在這裏。您貴姓是？

華：我姓鮑！

陳：啊！您是鮑——

華：我叫鮑幼華。我是來找——

陳：哦，你是幼華的兒子！

母：幼華，你不認識我了？

華：（退前前）啊，大伯媽！

陳：應應我是誰？

華：陳五伯！

陳：哈哈，五年沒有看見你，長得好高了！虧你還

認得你的陳五伯！

母：幼華，你們那一天的？

華：今天中午。

母：你們一家都回了？

華：爹要遲一兩天才能到。我一個人先趕回的。

母：你媽呢？身體還好吧？

華：媽前年過世了。

母：怎麼？她到走在我頭裏了！哎，日子過得真快

呀！一眨眼，二十年前的姊妹們，差不多都

歸了天……

（婉頤聽到外面有人聲，急忙走了進來。一眼看清了來人是誰，馬上停着腳，悄悄地站在暗處凝視

。)

陳：這就叫：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
母：可不是，真快的，一混就是五年了！你們離開此地已經五年了！

華：嗯，五年了！

母：你底那個老子也是懶散！出門五年，連一封信都不寫回來！真叫人……

華：玉堂伯伯不在家？

母：到你周家四伯家裏去了，一會就回來了。

華：季平哥哥呢？

母：跟着軍隊後方去了，去了一年多，沒有一點消息。可憐，丟下新媳婦帶着一個剛滿週歲的孩

子在家裏……

華：季平哥哥結了婚？

(婉頤聽利此處，急忙回身，輕輕地退了進去)

母：大前年這個時候結婚的。

華：新嫂嫂是那家的姑娘？

母：是西山馮家村的婉姑娘。

華：啊！馮婉頤！……

母：是呀。孩子還沒有滿月，季平就走了！多虧媳

婦還懂事，雖然年青一點，可是——

陳：大嫂，外面有風，進去談吧。幼華，裏邊坐，好好地陪你大伯媽談談。

母：真是屋裏坐吧！

(陳老五扶着母親往裏走去，幼華回身向院子四週望望，然後有心事似地低垂着頭，跟了進去。)

(太陽落山了。院子裏逐漸暗下去。屋子裏油燈點燃，紙窗上映出一兩個模糊的人影。屋裏說話的聲音，也時而模糊，時覺清楚地傳了出來。)

(婉頤在黑暗中，輕步走出。慢慢地移回窗前，靜靜聽着屋裏的談話。)

(圓圓的月，從東山樹梢上升起，照亮了院子底一角。)

(稍頃，屋子裏傳出話聲——)

母：幼華，你累了吧？

華：(低沉地)我不累。

母：噯，這孩子也真變得多了！小時候活蹦亂跳，手不停。腳不住，一刻也不肯安靜。如今真變得像大人了，斯斯文文悶着頭，不聲不響。

陳：幼華，你訂了親沒有？

華：——沒有。

陳：好，消停了，我做伯伯的替你留留心，討杯喜酒喝。

母：幼華，千萬別找你陳五伯做媒，他是出名的老鴛鴦！——

陳：老嫂子，別的不說，我可不能對不住我底老姪台呀！

（裏邊傳出母親和陳五叔的笑聲。）

（婉頤轉身離開窗，走至院中。）

（大門外邊又傳來唱小曲聲——「二月裏來百花香，燕子雙雙到南方，燕窩造得端端正，雙雙對對歇畫樑。」）

（稍頃，屋內陳五叔又發出響亮的話語——）

陳：大嫂，我到老四家裏去找大哥去。

母：也好催他快點回來。順便也告訴老四一聲吧。

陳：好。幼華，你坐一下，陪你大伯媽多談談。

華：請您便吧。

（陳五叔笑嘻嘻地出來）

陳：啊，婉姑，你一個人站在這裏幹嗎呀？院子裏寒氣重。

陳：我——我在這裏——看月亮——

陳：啊，真的，好圓的月亮呀！人家說，（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咱們今兒有了喜事，月亮不到中秋也分外光了！哈哈，好兆頭，好兆頭！

母：（在內）老五，你還不去在外面嚷些甚麼呀？

陳：（走進窗）大嫂呀，你說巧不巧，咱們底幼華

回來了，天上的月亮也放了光明！人團了圓，月亮也團了圓！你說，這是不是好吉祥兆頭！

母：別嘮叨了，快去吧！

陳：好，我就去了！（對婉頤）婉姑，多早晚，季

平升了官，得勝回來，那可真是喜上加喜了！

哈哈！（邊得意地笑着往外走，邊怪聲怪氣

地唱着——「月亮光照九州，幾人歡喜幾人

愁，恩愛夫妻難得見，不是冤家不聚頭」……

婉頤慢慢地低下頭來。月光洒滿了庭院，在這銀

裝世界裏，她像一尊石膏像似地木立着。

（稍頃，室內又傳出聲音——）

華：大伯媽，我想到院子裏溜一溜。

母：怎麼？你——

華：有點氣悶。想到外面去舒散舒散。

母：好吧，散散風就進來，不要着了涼。

華：知道了。

(幼華由裏面出來。他明知婉頤在外邊，可是當他眼觸到婉頤底背影，脚不由得停住了，呆了一會，才輕輕地走近她，低低地叫了一聲——)

華：婉頤！

(婉頤被叫聲驚覺，急忙還身，嘴裏險些叫出聲來)

(兩個人相互凝望了好一會，誰都沒有開口，也都沒有動一動。)

華：(過了好一會，才低低地，帶着傷感的)婉頤，你，還記得我嗎？

你，還記得我嗎？

婉：(低下頭去)

華：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你。

頤：(沒有回答)

華：結婚以後，生活過得還滿意吧？

頤：(微點頭)唔……

華：你沒有想到我回來吧？

頤：(搖頭)。

華：太滿意了，自然想不到我啊！

頤：(略停片刻突然——)你，你爲甚麼趕回來？

華：你明白？

頤：(搖頭)

華：爲了你，爲了趕回來看你！

頤：(驚)呵！(隨即鎮定)啊，謝謝你！

華：沒有想到，我趕回來，你已經結了婚！

頤：我不應該結婚？

華：不是不應該，是太快了一點！

頤：快？(苦笑一聲)五年了！五年，在我，是多

麼長的日子啊！

華：五年，我真不相信有五年！我彷彿覺得，一切都還和從前一樣。紫楓山上底白塔，雲霞寺裏

底梧桐，清涼河邊底楊柳，都完全和從前一樣

！……………

頤：就是年月不同了！

華：不，就只你不同了！

頤：我不是也和從前一樣嗎！

華：不一樣，你，已經和從前完全不一樣了，你已經不是五年前的婉頤了！

頤：老了？

華：不是老，是變了！

頤：變了？

華：變了，完全變了！

頤：唔，你說得對，變了，我是變了！

華：可是，你爲甚麼要變呢？你！

頤：不是我要變，是因爲這五年當中，別的一切都變了，我們能不跟着變！

華：都變了？

頤：唔，都變了！

華：但是，婉頤，你應該等我回來呵！

頤：等你回來？

華：是呀，我們分別的時候；不是約好了——

頤：是的，是約好了等你回來的，可是，後來，我不能等了！

華：爲甚麼？

頤：因爲——唉，算了，過去的事不談它吧！

華：婉頤，你告訴我，爲甚麼？爲什麼不能等了？

頤：幼華，——（馬上掩着嘴）

華：甚麼？哦，你爲甚麼不說下去了？

頤：你瞧，今天晚上的月亮多好啊！

華：頤，月亮圓了，可是人呢？

頤：月亮圓了，過了幾天就會缺的！

華：可是再過幾天，它還會圓呀！

頤：再圓的，已經不是今天的月亮了！

華：怎麼不是呢？

頤：因爲她等不及那缺了的半邊回來呀！

華：應該等他應該等到那缺了的半邊回來了再圓！

頤：不是不應該，是不能！

華：爲甚麼不能？你說，爲甚麼不能？

頤：啊，我問你，你是哪一天到的？

華：今天。

頤：你到我從前住的地方去過沒有？

華：去過，我一下船就跑到西山去找你，找了好半天，沒有找到你們家底房子，我還當你們搬到別的地方去住了。

頤：這就對了。

華：這與你不能等我有甚麼關係呢？

頤：連家都沒有了，你叫我怎麼等呀！

華：你底爸爸媽媽呢？

頤：死了！

華：都死了？

間：三年前，被土匪擄去殺了！

華：房子呢？

頤：被土匪燒了。

華：你是怎麼逃得的？

頤：我剛好在學校裏，逃過了這個災難。可是，家

沒有了，親人沒有了，從此，就只剩下我一個

孤苦伶仃無家可歸的女子了！

華：那麼，後來呢？

頤：後來，是李平底父親救了我，他把我接到他家

裏來住，他像對待自己親生女兒一樣的照料我

他領着保衛團去剿滅了土匪，報了我爸爸媽媽

底仇！

華：哦：你跟李平結婚，是爲了報恩？

頤：並不完全是報恩。李平對我好，他關切我，愛

護我，像對自己底親妹妹一樣，因此！

華：因此，你就愛上了他？

頤：是的，我被他底誠懇熱情感動了，我愛上了他

，因此，跟他結了婚。（稍停）你覺得這是不

應該的嗎？

華：（半響）……你，你事前爲甚麼不告訴我

呢？

頤：怎麼告訴你呀？我一連給了你十幾封信，可是

一直沒有收到你底回信，你想我有什麼方法告

訴你呀？

華：那就怪了！我一封也沒有接到過，根本就沒有

看見！

頤：那就真怪了！

華：呵，你家裏出事，是甚麼時候？

頤：三年前的春天。

華：三年前，春天，……哦，我們家正是那個

時候從上海遷到北平。怪不得後來我寫信給你

沒有下落，打電報給你，一封封都退回了！天

啦！怎麼趕得這麼巧麼偏這麼巧呵！

頤：你現在該明白了！沒有家，沒有親人，又打聽

不着你的下落，你說，叫一個孤苦伶仃的女孩

子怎麼等呀！

華：怪我！應該怪我！一切都是我的錯！我不應該

走，不應該跟着家裏走，不應該離開你！我！

——呵！天啦，你爲甚麼要這樣作弄人啦！

頤：幼華，別這樣！事情過去了，讓他過去吧。

華：可是，婉頤——

頤：（同情地望着他）……

華：我們就這麼完了？

頤：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有甚麼說的呢？

華：那，以後，我怎麼過呀？

頤：你……你有你底前途。只要你好好他創出一

番大事業，就不愁沒有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

華：事業，心都碎了，還有甚麼事業！

頤：幼華……

華：呵！十年的友情，就這麼完結了！十年的美夢

，就這麼破碎了！天啦！你太殘酷了！你……

頤：（低下頭去）

華：（略靜片刻，突然——）不能就這樣完結！婉頤

，我們不能就這樣完結！

頤：（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幼華我已經結了婚了！

華：結婚！……

頤：已經結了婚，怎麼還能……

華：婉頤，你說一點也不愛我了？

頤：我——不能再愛你！

華：可是婉頤，我愛你呀！我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在

愛你呀！

頤：（不取正視）……

華：朋友們勸我到後方去，我拒絕了！朋友們要我

離開父親，不迴淪陷區來，我沒有理會！我不

聽朋友底勸告，不顧朋友底唾罵，不顧自己底

前途，名譽，甚至生命的危險，毅然決然地趕

了回來，這，這都是爲了你，這一切都是爲了

你呀！婉頤！

頤：（無言）

華：婉頤，你難道一點也不動心？你難道忘了我們

當初的約言？你忘了我們是從一小塊長大的好

朋友？你忘了我們是十多年形影不離相親相愛

的小情人了嗎？婉頤，你都忘了嗎？

頤：我……我沒有忘——！

華：沒有忘，你就應該愛我呀！

頤：不成，我不能再愛你，我不能對不起季平！

華：不能對不起季平，就應該對不起我？

頤：那……怪你自己……你爲甚麼不早來呢？

華：我現在回來了！我趕回來了！

頤：現在，太晚了！

華：晚了！

頤：太晚了！你回來得太晚了，我們底春天，已經過去了！已經像流水一樣地過去了！像夢一樣地過去了！

華：（頹然垂首）……

頤：幼華，忘掉它吧！忘掉那些過去了的日子吧！

往年殘月不會再圓！夢裏的春天也不會再來！

華：（無言）……

（略靜片刻。內室起了孩子底笑聲。）

頤：呵，孩子在哭了！……（望望幼華，回身入內）

華：（慢慢地抬起頭來望着明月，自語）往年的殘月，不會再圓，夢裏的春天，也不會再來！

（靜場。遠處有犬吠聲）

（過了好一會，脚步声，由遠而近。）

（門響，玉堂提着燈籠進來。）

堂：（舉燈望望目下的幼華）誰？

華：（驚覺）呵！

堂：哦，幼華！

華：（急前）大伯伯！

（第二景）

燈再亮時，已經是三小時，以後。在魏家底堂裏。

晚飯吃過了。婉頤正在忙着倒茶。母親坐在一張靠椅上閉眼養神，幼華默無一言地坐在一旁，眼睛緊跟着婉頤。陳老五捧着水烟筒站在桌旁抽烟。飯桌上只剩下玉堂一個人還在獨斟獨飲。

靜場片刻。

堂：（突然擲下酒杯）糊塗，真糊塗！想不到他在外面混了這麼多年，越混越糊塗了！

（大家都驚愕地望着他）

陳：（陪着笑）大哥，你何必去這麼早的氣呢！

等老九到了，你跟他當面談談，聽聽他是個甚麼主意。

堂：還有甚麼好談的！想升官，想發財，想得迷了心竅！

母：玉堂，你總是這樣！事情還沒有弄清楚，就發脾氣罵人！

堂：還要怎麼清楚！南京那羣王八蛋派他來當維持

會長，是爲了甚麼？還不是想打我的主意！他們知道我在這裏幹了好幾年保衛團，如今四鄉幹遊擊隊的都是我底老部下，要是把我騙出了山，我可以替他收買遊擊隊，維持他們底治安，好讓東洋鬼子安安穩穩地坐天下，這一兩年來，屢次三番找我麻煩，不都是玩的這套鬼把戲。好了，他們玩不靈，如今又變出個鮑老九來拖我下水，哼，鮑老九真是瞎眼睛！二十年的老弟兄，連我做大哥底這點硬骨頭脾氣都沒有換清！你想升官發財，我不怪你！你憑甚麼受人利用來拖我去做這種出賣祖宗絕子絕孫的缺德勾當！

陳：噯，自己弟兄，何必呢！

堂：弟兄，誰是頂天立地的漢子誰就是我底弟兄！

母：老五，那個信上究竟是怎麼說的呀！

堂：（從桌上抓起信來）怎麼說！他請我當保安處長，要我幫他剿匪！

母：幫他剿匪，也沒有甚麼呀！

堂：剿匪！誰是匪？究竟誰是匪？我幫誰剿匪？

陳：他大約總是指的四鄉的游擊隊囉。

堂：我幫他剿游擊隊？放在眼前他自己就是一個大漢奸，我不剿他，反而幫漢奸去剿自己底隊伍！（把信狠狠地扯碎）

陳：我看別的話暫時都不必談它了！大哥要是嫌保安處的事情太麻煩，就讓老九給你換個稅務局幹幹吧！

堂：甚麼？——

陳：這些年大哥賦閒在家，手頭也太拮据了，弄個稅務局嘿——

堂：（猛拍桌子）放屁！我魏玉堂窮了一輩子！三十年來，沒有做過一件敗壞名節的事，沒有弄過一次缺德昧心的錢，活到五十多歲，反而熬不住窮，去當漢奸！

陳：話是不錯，可是這麼一家人，一日三餐總不能少呀！

堂：我情願餓死！

（局勢很僵）

頃：（緩和空氣）爹，酒够了吧？

堂：唔。……

頤：我給你盛飯？

堂：（搖頭）……

頤：你多少吃一點吧，跑了一天！——

堂：（蹣跚起身）吃不下！收了罷！

頤：（不敢再往下說）好。（先過去倒了一壺茶遞

給玉堂。然後收拾碗筷）

堂：（喝了一口茶，深深地噓了一口氣）呵……

頤：爹，我看你現在也不必生氣了，等九叔到了，

當面問過清楚明白，你再勸勸他，我想，九叔

他不會不聽的！

堂：見了面我要說的。不管他心裏還有沒有我這

個大哥，錯於我們當初瞎過頭，盟過誓。是弟

兄，聽我底勸，乘早收手！要不然，可別怪我

翻臉無情！

母：就是了，等老九來了再談吧，你瞧，幼華今天

剛到，你這陣牛脾氣，把人家孩子嚇得委委曲

曲地坐在那裏發呆！

堂：（對幼華）怎麼？委曲你了？你說，你那個糊

塗老子該罵不該罵？

華：（心不在焉）呵……

母：噯，玉堂，你真是！好歹總是他底老子，你這

話叫他怎麼回答呀！

堂：哈哈哈哈，我也真是老糊塗了！可不是，叫你

怎麼回答呀！（突然又板起臉）不過，幼華，

我告訴您！古人說「上孝下孝」，做長輩的要

是行得正坐得穩，對得起子孫，做下輩的就應

該孝順恭敬。如果，長輩們為非作歹做漢奸賣

國賊，就是自己底親老子也可以罵，也可以反

對！你瞧你底季平溫哥，他很對得起我，雖卿

背井跑到後方去參加抗戰，這是個有作為的子

孫。我作父親的，不能對不起這樣的兒子！他

沒有辱沒我們魏家世代忠良的家風，我這個做

父親的，自然也就不能做出一件辱沒家風的事

！兒子不辱沒老子，老子也對得起兒子，這就

叫上慈下孝！你懂不懂？

華：（心不在焉地）……唔，我懂！

堂：所以你應該記住，假如你底老子改邪歸正，你

就把他當父親，孝順他，敬重他！如果他執迷

不悟，甘心當漢奸，你從今以後不必再認他做

父親！趕快到後方去！大義滅親，這是流芳百

世的義舉！

母：玉堂！

堂：聽見沒有？這是你大伯伯給你的教訓！好好地

記在心裏！

華：（無言）……

母：玉堂！你怎麼啦？

陳：（小聲）我看他真喝醉了！

堂：（突然翻身大喝）誰喝醉了？誰喝醉了！

陳：（急改口）你沒有，算我喝醉了！好不好？

堂：可不是你醉了！你醉了一輩子，你一輩子沒有

清醒過！你不是喝酒喝醉了，你是想錢想醉了

！想發了瘋，想發了迷，你一輩子沒有清醒過

！哼，見利忘義的軟骨頭！

頤：爹！

陳：唉！說就說，何必出口傷人啦！

堂：我罵了你！軟骨頭！軟骨頭！軟骨頭！

陳：好，好，罵得好！

堂：少在我面前見神見鬼的，哼，你跟我滾！

母：玉堂！

堂：滾！

母：老五，你別理他！

頤：陳五叔，天不早了，您回去安歇吧！

陳：這算甚麼？自己弟兄——

堂：（狠狠地）弟兄，這都是些甚麼弟兄！……

這都是些甚麼弟兄！……（衝入內室）

頤：陳五叔，你不要難過了！爹近來心緒不好，你

是知道的，老弟兄，您總得原諒一點！

母：越是心裏有事，越是拼命地喝酒，喝醉了就發

脾氣罵人！幸虧老五不是外人，要是得罪了外

人，又該惹是遭非的了！

陳：我不看在一二十年老兄老弟的份上，我真是早

就翻了臉！

頤：陳五叔，別生氣！我陪您陪個禮！

母：老五呀！不看金面看佛面，老嫂子病得這個樣

子，終不成還要我來跟你磕頭陪不是！

陳：甚麼話呀，大嫂。我那裏當得起！

母：好了，別見氣，說過就算了！

陳：不算又怎麼樣，反正挨罵受氣這也不是頭一遭

，誰叫咱們是弟兄呀！不要說罵，就是賞我兩

個嘴吧子，還不是眼瞪瞪地挨着！

頤：陳五叔，別說了！你回府安歇吧！

陳：好，走了！大嫂，明天見！——（突然舉手打了自己一個耳光）呵，你瞧我這個死記性兒！真是軟骨頭！

頤：怎麼啦！

陳：人家剛才叫我滾，我自己還好意思說明天見！

母：老五！

陳：嘿，嘿，大嫂，我說着玩的！明天一大早我就得趕來，趕來跟大哥頭頭陪禮認不是！哈哈

（出去）

母：幼華！

華：……呵！……

母：你累了吧？

華：不。……

母：不早了，一路上受了辛苦，今天好好地睡一覺吧！

華：我……呵，我還是回去睡！……

母：噯呀，那何必呢？傻孩子，在我這裏還不跟你自己廬家一樣嗎？

華：回去好些。

母：你爹還沒有到，家裏甚麼都沒有拾掇好，今天晚上就在這裏睡一晚，明天再回去好了。再說，自從東洋鬼子到了，夜晚在街上走都不方便得很！

華：在這裏打攪你，我心裏不安。

母：甚麼話呀！

頤：（忍不住插了一句嘴）床鋪都預備好了！……

母：可不是，你瞧，床鋪都替你準備好了，被蓋都是剛洗過的。

頤：我

華：就住下吧！

華：（看了婉頤一眼）……好。

頤：媽，你也請安歇吧，累了一天！

母：我也算有點累了！（婉頤扶她站起）幼華，我

人不舒服，不能照拂你。不要客氣，差甚麼？

盡管問你嫂子要。一家人，平平跟你像親弟兄

一樣，你就拿婉姑當親嫂子，有事儘管麻煩她

，千萬不要見外！

華：我知道！

（婉頤扶母親進臥室去。）

(幼華看着她們進去之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在屋裏走來回了兩趟。走至窗前，推開窗，默瞅着天上的明月。

(一會兒，婉頤由兩老底臥室裏出來，回身帶好門。你發覺窗口，略為近前幾步，輕聲說吧)

婉：夜晚寒氣重，把窗關上吧！

華：(沒有抽臉)不，我悶得難受！

頤：早點休息好不好？

華：(搖頭)

頤：你在看甚麼呀？

華：看月亮！

頤：明天再看吧！

華：明天，她就要變了！

頤：(又可憐又可笑)你打算看它一夜！

華：我打算看她一輩子！一輩子也不放過她！

(頤望望他，低首無言，默默地向自己臥室走去)

華：(突然轉身)婉頤！

頤：(停住)，

華：陪我談五分鐘話，好不好？

頤：你要談甚麼？

華：談我們兩人底事。

頤：唉！還有甚麼可談的呀！

華：我們，難道真的沒有一點挽回的餘地嗎？

頤：你罷，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有甚麼方法可以挽回？

華：(稍停，突然)我要你跟我走！

頤：(大驚)跟你走？

華：唔。跟我走！跟我到別的地方去，到很遠很遠，沒有一個親戚，沒有一個朋友，沒有一個熟人的地方去。在那個新的世界裏，我們再過着往年那種快樂的日子，我們再重新建立我們夢一樣的春天！

頤：幼華，這是夢，這是永遠不能成爲事實的夢！

華：這不是夢！婉頤，只要你答應跟我走，我們底春天馬上就回了來！

頤：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我結了婚，我有了孩子，我已經是做母親的人了！

華：我不是也告訴過你，我是犧牲了朋友，犧牲了事業，冒着生命的危險回來接你的嗎？你就這

麼忍心讓我完全絕望？

頤：讓你絕望的不是我，是你自己，你要是三年以前趕回——

華：我不是故意，晚的呀！

頤：可是已經晚了，有甚麼辦法呢？

華：不，婉頤，我不能讓痛苦毀掉我自己！我不能！

！我不甘心！

頤：把過去忘掉它，不是就可以不痛苦了嗎？

華：婉頤，十年了！十年的愛情，十年生命的寄託，你叫我怎麼能够忘得了呀？婉頤，我不能沒有你，沒有你，我就沒有了快樂，沒有了幸福，沒有了生命！我一切都完了，都毀了！婉頤，我求你，答應我吧！跟我走！馬上就跟我走！

頤：不能，我不能答應你！

華：（呆視半牆）那……你是存心讓我給痛苦折磨死囉？

頤：沒有，我沒有存心這樣做！我希望你恨我，忘掉我！就當我死了！

華：（咬着牙，低聲恨恨地）你要是真死了！我也

甘心！

頤：（略帶恐懼地望望他，不語，抽身往自己屋裏走去）……

華：（突然用陰沉的嗓音）婉頤！

頤：（被他滿含威脅的聲音嚇得停着）

華：你過來！

頤：（有點害怕，不由自主地向前移動兩步，低聲）你要幹甚麼？

華：（略近頤，低聲）你答應跟我走！

頤：……不……

華：你不答應？

頤：我……不……

華：那麼，你跟我一塊去——死！

頤：死？（往後略退數步）

華：我們既不能活在一起，就死在一起！

頤：（不知如何回答）……

華：今天，只有兩條路：你馬上跟我走，要不，你就馬上陪我一塊死！

頤：爲，爲甚麼要這樣呢？

華：因爲我愛你！我不能眼睜睜看你被別人搶去，被

別人佔有。我不能眼看著你跟別人高興高興地活著，而我一個人淒淒慘慘地被痛苦折磨死，我不能，我不甘心！

頤：幼華——

華：不要再對我解釋甚麼！你只對我說一個字——死，或者活！只要說一個字就够了！

頤：幼華，你不要這樣意氣用事。……

華：我不意氣，我非常冷靜。我覺得我們只有這兩條極端的路可以走！

頤：除了死，就不能有更好的路？

華：那就是你馬上跟我走！我們好好地活下去！

頤：我——不能！

華：那麼——

頤：我不願意你這樣做！我們爲甚麼要走極端呢？

華：不是我願意這樣做，是你逼我這樣做，是我底心要我這樣做，是我們十年的愛情要我這樣做的！不能好好地活下去，不能活著享受幸福，不如乾乾脆脆地死！死了，一切失望悲哀痛苦就都完了！

頤：你願意這樣，你去死——我，我不能陪你去死，

我有孩子，我不能丟下我的孩子去死！

華：（略停）你現在可把你底真心話說出來了！你有孩子？

頤：嗯，爲了我底孩子，我不能這樣做！

華：（恨恨地）你爲甚麼不乾脆說爲了你底丈夫呀！

頤：（被他冷冷一刺，激起火）是的，是爲了我底丈夫！他對我好，我不應該做對不起他的事！（說完扭身進房去。砰地一聲關上門）

幼華直挺挺地站在那裏。好一會，窗外一陣風，吹滅了桌上的油燈，月亮從窗口洒了進來，映得滿屋像銀裝似的。……

（一會，婉頤屋裏傳出嬰孩底哭聲，接着，隱約聽見婉頤輕聲哼起催眠曲來……）

「……………」

風啊：你要微微地吹，
鳥啊：你要輕輕地叫。

我家小寶寶，
快要睡着了。

寶寶底眼睛像爸爸。

寶寶底眉毛像媽媽。

寶寶底鼻子呢？

又像爸爸又像媽。

快睡呀！

媽媽底小娃娃！

醒帶你去玩耍，

玩耍到了外婆家。

風啊，你要慢慢地吹，

鳥啊，你要輕輕地叫，

我家小寶寶，

已經睡着了。」

（在歌聲中，幼華倏失了魂魄似地，渾身無力，一步一步走至床前，頹然倒下。）

（月光照到他底床頭，照着他底蒼白勻臉，照着他底緊閉着的眼睛，照着他被淚水溼遍了的臉頰。）

（室內婉頤底歌聲，輕輕地也帶着哀怨地像冰涼的泉水似地流到這屋。天上一堆烏雲，隨着歌聲的節拍，慢慢地把月光掩住了。）

屋子裏漆黑。過了好一會。台前左邊角上逐漸映

出一團光亮，光圈裏，坐着一對十七八歲的男女，他們正甜甜密密地在談情話。

（台上底別的部份還是漆黑的。婉頤屋裏的歌聲仍舊和先時一樣地流向這屋裏。）

（……………）

（這對男女，是往日的婉頤和幼華。他們穿的是熱天的衣裳，婉頤像是在生氣，翹着小嘴，鼓着小腮，兩隻手玩着垂在肩上的小辮梢。幼華蹲在一旁勸慰着——）

華：相信我，最多一年，我一定回來找你！（聲音輕而弱，不像平日那樣——！以下二人對白同此）

頤：（沒有答理，扭一扭身子，把背向着他）

華：（扳着她的腿）婉頤——婉頤——

頤：別拉我！

華：你聽我說嘿——真的，最多一年，我一定回來找你！

頤：找我幹甚麼？

華：找你，找你結婚！

頤：吓，誰跟你結婚？

華：自然是呀！

頤：我不！

華：爲甚麼不呢？

頤：我不愛你！

華：你愛我！婉頤，你說，你愛我！

頤：我憑甚麼愛你？

華：因爲我愛你呀！

頤：哼，你也不愛我！

華：我對着天上的月亮發誓——我愛你，我永遠愛

你！

頤：（羞地扭轉身來面向着幼華）你真的愛我？

華：嗯：真的愛你，從心裏愛你！

頤：那麼我問你——你既愛我，爲甚麼又要離開我呢？

？

華：那是——那是因爲我家裏要走哇。一家都搬走

了，我怎麼能不走呢？

頤：可是你走了，咱們不就完了！

華：不會的，我一定回來找你。

頤：哼：走了還記得回來！

華：記得，我死也不會忘！婉頤，相信我，我絕不

騙你——無論我走得那麼遠，我一定回來找你。
最多一年，說不一定半年就可以回來。

頤：這是真心話？

華：真心話，絕對是真心話！

頤：好，只要你真記得回來，我，我一定等你！

華：婉頤，等我，一定等我！你想呀——一年以後，

你高中畢了業，我們就可以結婚了。結了婚，

我們馬上出國，我們到洛杉磯去度蜜月，我們

就在美國唸書，我們就在美國組織小家庭……

……：婉頤，你說，這樣的生活多美滿，多甜

蜜，多幸福呵！婉頤，就這樣，一定這樣，好

不好？

頤：（被他底熱情打動了，溫馨的笑應着——）好

！

華：那麼，婉頤，你對我說，你說：你愛我！

頤：我——愛你！

華：你說：你相信我！

頤：相信你！

華：你說：你等我回——

頤：我一定等你！

華：你說：你等我回，結婚！

頤：我——（嬌羞地往幼華肩上一倚，鼻子裏哼着）
「嗯——嗯，我不說了！……」

（在亮光下，他們緊緊地倚偎着，他們心心相印地，甜甜蜜蜜地笑了。……）

（忽然，一道極強烈的電光閃過，屋子裏恢復了先時的漆黑。在暗中，我們聽見幼華在叫喚着——「婉頤，婉頤！」）

（幼華底叫聲越 越高。天上的烏雲走開去，慢慢地吐出了皎潔的月兒底亮光，從月光底照映下，我們看出，幼華和先時一樣地臥在床上，剛才他是在做夢。在夢中，他在高叫着婉頤底名字。）

（婉頤底歌聲被他底叫喚打斷。稍停，房門輕輕地拉開，婉頤手裏捧着一盞燈，由室內走了出來。在門前略爲停了一下，四週打探，見沒有人，然後走近床邊，低低地叫着——）

頤：幼華，幼華，醒醒！

華：（夢乍醒，見婉頤站在床前，突然坐起身，伸出手）你！……

頤：（略向後避）你怎麼啦？

華：（恍然大悟）哦！……我，我做了一個夢！……

頤：夢？

華：（頹然垂下頭去）……

母：（在室內）幼華，怎麼了？

頤：他，他做了一個夢，

（幼華突然倒在床上，低低地哭了。）

（婉頤回頭望望他，是愛憐，是感動，也是無可奈何地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將燈擱在桌上，一語不發，低着頭走進自己底屋裏去。……）
（月光又被烏雲掩着了。）

（幕慢垂）

第三幕

前一幕的次日清晨。仍在魏家堂屋裏。

天陰沉沉的像是要下雪。風呼呼地敲着門扇和窗隔上的紙。偶而一陣烏鴉從庭前飛過，傳來雜亂的「哇哇」的啼聲。

幼華仍在酣睡。內室裏，母親一陣緊一陣地呻吟着。

略靜片刻。

婉頤手裏拿着一個藥罐，低頭從外面進來。回身，輕輕地掩好門。然後朝幼華睡處望了一眼，微微嘆口氣，走到一個小火爐前一張矮凳上坐下；用火鉗撥了撥爐裏的火，然後把藥罐放在爐上。

她睜大帶着紅絲的失神的眼，默默地瞅着藥罐

好一會——

室內母親低呻吟，越來越淒慘，可怖。

她被這呻吟聲驚醒了。起身預備進去看看。

剛一同身，發覺幼華起來了，正坐在床上楞楞

地瞅着自己。

頤：（停住）你，……爲甚麼不再睡一會？

華：（搖頭）

頤：還早，不過八點多鐘！還可以再睡一會。

華：（搖頭）

頤：那麼……我給你打洗臉水去。（進自己臥室去）

（幼華還是呆呆地坐在床上，沒有動。）

（婉捧着臉盆從屋裏出來。）

華：大伯媽怎麼啦？

頤：昨天晚上又吐血了。

華：吐血？

頤：唔。（出外面去打臉水）

（幼華望望母親臥室門。然後下床來。在桌上找

着一點冷開水，草地地嗽了一下口。）

（婉頤端臉水進來，放在桌上。）

頤：帶牙刷沒有？

華：嗽過口了。

頤：我給你拿刷牙去。

華：不用拿。馬馬虎虎洗一洗，我馬上就要回去。

（洗臉）

（婉頤乘他洗臉的功夫，進母親臥室去。）

（幼華洗完臉，自己把水拿到外面去倒掉了。進

來後，見婉頤還沒有出來。預備到母親臥室去，剛

走到房門口，停住了。略一思索，抽出自來水筆，

找了一張白紙，伏在桌上寫。

（一會兒，婉頤從裏面出來。）

頤：洗完了？

華：唔。（匆匆把紙條寫好，拿起仔細地看一遍，

一邊說）大伯伯不在家？

順：到醫院裏取藥去了。（望見他手裏的紙條）寫的甚麼？

華：信。

順：要信封嗎？

華：不要。是寫給你的。（遞信她）

順：給我的？有話，當面說不好嗎？

華：說過了，怕你不記得。

順：用不着信，我都記得。（把紙條送還他）

華：昨天晚上在這屋裏跟你說的話，那記得嗎？

順：唔。（見他不接紙條，順手散在桌上）

華：記得住嗎？

順：不會忘。

華：靠不住！

順：怎麼？

華：我們從前說的許多話，你不都忘了嗎？

順：那——不是忘了。

華：那麼你爲甚——麼

順：幼華，別再提這些事了。分別了五年，好容易

又遇到一起，何必不談點愉快的事呢？

華：除非你答應——跟我走，不然，我永遠不會愉

快！

順：我——

華：我也永遠不會讓你愉快！

順：……噯！……這又何苦呢？

（沉默半響）

順：要吃早點吧？

華：（搖頭）

順：你父親甚麼時候回來？

華：也許馬上就到了。

順：你不去接他？

華：要去。

（沉默半響）

順：昨天晚上睡得還好吧？

華：你呢？

順：我——還好。

華：我也——還好。

順：（又是難過，又是好笑）幼華！……我們這事

什麼？

華：我願意？

順：幼華，別，別這樣！別這樣對我！我心裏……

(拭淚)

華：(低頭不語)

頤：(低頭不語)……

我不懂！為什麼不是夫妻，就一定是仇敵？難道我們不能永遠做一對好朋友嗎？(略停，走近幼華)幼華，我非常了解你底心情，你失望，你難過，你痛苦。可是幼華，不能跟你結婚，是不能，並不是我不願意，更不是我存心欺騙你！你為什麼一點也不體量我底苦衷呢？幼華，我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姊妹，沒有一個親骨肉。眼前只有你，只有你是和我從小一塊長大的好朋友。昨天見了你，我心裏雖然也感到歡欣不安，可是同時更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甜蜜，親切，溫暖。我彷彿突然遇見了我多年不見的親人，我彷彿突然年輕了十歲，我彷彿又回到媽媽身邊去了！幼華，你懂嗎？我從你身上感到了親人底溫暖，我從你身上嗅到了我孩提時的芬芳；我是把你當做親骨肉，當做唯一的親人一樣看待的呀！幼華，你懂嗎？

華：(被她底話感動了，突然跑近她，一把投住底

手) 婉頤！

(正當婉頤掙扎着縮回手的時候，陳老五匆匆忙忙地由外面進來。一見這種情景，趕緊停住脚步，一聲不響在門邊站著。)

頤：(發覺陳老五，大驚，使勁收回手，退開)呵！

……陳五叔！……

陳：(不懷好意地一嘿嘿嘿，你們……)

華：五伯……

(婉頤抽身進母親臥室)

陳：(眼看着婉頤進去後，突然轉臉對幼華嚴重地

「喂呀，我底姓少爺，那裏都找到了，你原來躲在這裏！

華：你不知道昨晚晚上我住在這裏嗎？

陳：是呀，我知道你住在這裏呀！可是我總以為你

一大早就會回去的呀！

華：你找我，有事嗎？

陳：有事，當然有事！快走！快回家去！

華：甚麼事？

陳：你父親到了。

華：已經到了？

陳：船一靠岸，他頭一個就問到你。問你爲甚麼沒有到碼頭去接他。

華：我正打算去。

陳：走，走，走，快回去吧！

華：（望着臥室門）我——

陳：怎麼？

華：您，您先去吧！……我一會就回！……

陳：你怎麼啦，我——好少爺，你父親頭一天到家，

別就惹得他不痛快！

華：我——有事！

陳：甚麼大不了的事，回頭再辦還來得及！

華：（不言）

陳：（望着臥室門）究竟怎麼搞子事呀？

華：您別管！

陳：嘿，嘿，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爲了她——（指室內）……

華：（低頭不語）

陳：要是爲了這件事，喏，包在我陳五伯有上。

華：您！……

陳：走走走，你先回去！回頭你把詳細情形告訴我

，好歹我給你出個主意！（走近幼華，手指內室，低聲）「十個女人九個背，就怕男人你底嘴不穩」！包在我身上！我包你——

華：（突然瞥見玉堂進來）大伯伯！

（玉堂拿着一瓶藥進。陳老五底鬼鬼祟祟的神氣，他已經看在眼裏了。）

陳：（馬上改換一付臉嘴）呵，大哥回了！

（玉堂沒有理他）

陳：（對幼華）你回去吧，我還有點事要跟你大伯

伯談談。（一邊使着眼色，一邊推着他一同出

去）

（聞聲由臥室出）

（爹，藥拿回了。）

（這會怎麼樣了？）

（剛才又吐了一次。）

（皺眉，一聲嘆息）

（張醫生怎麼說？）

（張醫生說：病是好不了的。現在只能治標不能

治本。）

（母親呻吟聲甚慘）

（聽聽，難過地）快把這藥拿給她吃。

顯：(接過藥)這是止血的藥？

堂：(搖頭)這是一種最厲害的麻醉藥。張醫生說：

：非萬不得已，不能吃。

顯：吃了可以不吐嗎？

堂：暫時可以減少一點痛苦！

顯：藥快煎好了，還是先吃完這劑中藥再說吧！

堂：中藥沒有用！把這個給她吃，讓她安安靜靜地

睡一會。我怕聽！她痛苦，我也痛苦！……

顯：(望望玉堂。低頭向母親臥室走去)……

堂：呵，婉姑！(她轉身回)至多只能吃半格，

吃多了就會——死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顯：(看着藥，低低地應了一聲，低頭進去)……

(玉堂眼望着婉姑進去，剛一回身，見陳老五鬼

頭鬼臉地站在身後。)

陳：大嫂臨病——

堂：(不理他，走至桌前坐下)

陳：(走近前，嗔囁地)大哥……

堂：(兩眼一翻)甚麼？

陳：老九回來了！

堂：回了就回了。

陳：他好像很得意！

堂：做了官當然得意囉！

陳：可是看起，他倒很顧念咱們弟兄的交情。

堂：哼！

陳：一見面，他就拉着我底手問長問短。而且頭一

個就問起大哥。

堂：呵！他還記得有一個大哥！

陳：他剛剛到家，親戚故舊都了，專是請吃飯的

就有三十幾。可他都謝絕了。他說：沒有拜

見大哥以前，任何應酬都不能答應。

堂：(反語)唔，不錯！有義氣！

陳：唔，還是他底一封親筆信。他說客人多，不能

親自來拜見大哥。要我給帶封信來。請大哥過

去，弟兄們一塊吃午飯，痛痛快快地喝幾杯。

堂：(接過信看也不看，隨手扔在地上)還有誰？

陳：就我們弟兄四個。他另外派人通知周老四去了

堂：沒有外人？

陳：(略一沉吟)……沒有。嗯，我想不會有他的

吧

堂：他這次回來，有沒有日本人跟着？

陳：嗯……好像有一位日本顧問官甚麼的。……

堂：唔……

陳：大哥，您去吧？

堂：（略停）……唔。

陳：老九說，希望大哥早點發駕。時間長一點，大家

可以——

堂：去告訴他，我馬上就……

陳：好好。好極了。我馬上就去回覆他。（出去）

堂：（驀狠狠地對着門外唾了一個吐沫）不要臉！

（走近桌旁坐下，發見桌上有一張紙條，順手拿

起來看，看畢，大怒，霍地立起身來）婉姑！

婉姑！

頤：（由裏面出來，手裏拿着那藥瓶）爹，這個藥

好厲害！剛吃下，媽就睡着了！（轉身往自己

臥室走去）

堂：那裏去？

頤：我怕媽醒了自己拿藥吃！把藥擱到我屋裏去。

回頭吃多了——

堂：等一等，我有話問你。

頤：爹？

堂：你從前認識幼華嗎？

頤：（一怔）……認識。……

堂：你們是甚麼關係？

頤：……同學。……

堂：還有呢？

頤：（望望玉堂鐵青的臉）……（低聲）朋友。……

堂：朋友？

頤：（低聲）……唔。……

堂：沒有一點別的關係？

頤：（略停）……沒有。

堂：那麼這張紙條是那裏來的？

頤：（大驚）這——

堂：誰寫的？

頤：是——鮑家弟弟。……

堂：寫給誰的？

頤：寫給——我的。……

堂：（氣得瞪大眼，說不出話來）

頤：爹！……

堂：（頹然坐下）

頤：（略近前，低聲）爹——！

堂：（沉痛地）婉姑！你，你不應該！你對不住我！

頤：爹，沒有甚麼，我沒有做甚麼！

堂：事實俱在，你還騙我幹甚麼？

頤：爹，請您相信我！真的沒有甚麼！

堂：那麼他爲甚麼寫這條子給你？

頤：那，那是因爲……

堂：因爲甚麼？

頤：爹，我請您別逼着問我了！我，不能說……

堂：既然沒有虛心事，你爲甚麼不能對我說？

頤：爹！……我怕……

堂：怕甚麼？

頤：我怕……您聽了，會生氣……

堂：呵！——

頤：爹，您別問了！您只相信我好了！我絕不會做對不住您的事！

堂：（不語）

頤：爹！……

堂：（從懷裏盡地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死勁往桌

上一插）

頤：（大驚）爹！

（恰在此時，周老四由外邊進來。）

周：大哥。

頤：（如獲救星）周四叔！

周：怎麼啦？大哥！

堂：沒有甚麼。老四，你坐。

（婉頤走進自己臥室）

周：（指着桌上插着的匕首）那裏弄來這個玩意？

堂：剛才在街上買的。

周：你突然想起買這個玩意幹甚麼？

堂：買來殺人！（抽回匕首）

周：殺人？……

堂：鮑老九回來了，你知道嗎？

周：我剛才收到他一封信，說是請咱們弟兄們吃午飯，我正是爲了這件事來找您的，您打算去嗎？

堂：去，當然去。

周：如果他對咱們提出甚麼要求來，咱們怎麼應付

？

堂：先禮後兵。

周：我看，不去也罷，省得麻煩。

堂：不去麻煩更多。

周：萬一弄僵了……

堂：弄僵了怎麼樣？

周：萬一弄僵了，我担心他會——

堂：弄僵了，我就宰了他！（猛然一刀砍在桌角上。

頤：（從臥室出來）爹！

（外面匆匆進來一個僕人）

僕：這裏是魏公館吧？

周：你找誰？

僕：找魏大老爺。

堂：甚麼事？

僕：鮑會長派我 催請魏大老爺早點發駕！

堂：回去說，我馬上就到。

僕：啞！（出去）

第二景

（燈滅）

燈再亮時，是前一景的當日午後三點鐘。也還是在魏家堂屋裏。

風一陣緊似一陣，眼看就要降下雪來了。堂屋裏陰沉得可怕。母親在臥室裏發出奄奄一息的微弱而且淒慘呻吟。

一會兒，婉頤由母親臥室匆匆走出。她緊鎖着眉頭，是憂慮也是焦灼地停在台中。回頭望望母親臥室底房門，想仍回母親臥室去；又扭轉身想回自己臥室去；最後終也跑過去拉開堂屋門探望。

母親在臥室裏呼喚她了，聲音滿含着悽慘和祈求。她不由得轉回身來，不由得走向母親臥室去，然而剛走近門口，又停下了，略一思索，毅然回身走進自己臥室去。

稍頃，她又從臥室出來，手裏拿着那瓶麻醉藥，一逕向母親臥室走去。走到門邊，忽然又停止來了。正遲疑着，陳五叔紅着臉，鬼頭鬼腦地走了進來。

陳：（笑迷迷）婉姑！

頤：（嚇了一跳，突然轉身）呵！……

陳：（含混不清地）怎麼啦？嚇着你了？嘻嘻！

顧：呵，沒有。五叔，你請坐。

陳：（如前）嘻嘻！鬼天！變得真快！

顧：外邊冷得很吧？

陳：（如前）喝，多大的老北風！你看着就有一場大雪要下來。（打了一個嚏）昨兒晚上那麼好的月亮，我想着今兒一定是個好晴天，誰知道——又是一個嚏）

顧：今天不是鮑家請客嗎？你怎麼沒有到鮑九叔家裏去吃呀？

陳：我，我剛從老九家裏

顧：呵！席散了？

陳：早就吃完了。

顧：爹怎麼沒有跟你一塊回來？

陳：他們，他們在談公事。我懶得管！我——（又打了一個嚏）……嘻嘻……

顧：你酒喝多了吧？

陳：多？十幾杯！才十幾杯！不算多！老弟兄們好容易又碰了面，心裏高興！……嘻嘻……

顧：（低頭不語）

陳：婉姑！……

顧：嗯？

陳：（嘻皮笑臉地）他，他……嘻嘻

顧：五叔！

陳：我問你，婉姑！……你……嘻嘻……

顧：你要問甚麼？

陳：我問你……（一步一步走近她）

顧：（正色）五叔！

陳：（不敢走近她）我問你……

顧：甚麼？

陳：（看看婉顧底神色，連忙轉了口）我問……你手裏拿的是甚麼？

顧：藥！

陳：甚麼藥？

顧：張醫生給媽配的，安眠藥。

陳：哦，哦，安眠藥……

顧：你還有甚麼要問的媽？

陳：我……

顧：（嚴肅地睜着她）

陳：我聽你爹說：這個安眠藥，最多只能吃半格，吃多了就會……（又打了一個嚏）……死的！……是

不是？

頤：唔。吃多了就會死的。

陳：那你可要當心呀。千萬不要多吃了……

頤：五叔我看你真喝醉了！（抽身向母親臥室走去）

陳：婉姑？

頤：（站住）五叔，你要沒事，就請在這裏坐一會

。等我招呼媽吃定藥再來陪你。

陳：等一等！婉姑！我有事……

頤：甚麼事？五叔！

陳：嗯——

頤：你快說吧？

陳：昨天晚上，幼華是不是在你這裏？

頤：是住在這裏。

陳：一晚上他幹了些甚麼？

頤：我不知道。

陳：今天早上呢？

頤：起就走了。

陳：他怎麼沒有到碼頭上去接他父親？

頤：也許是因爲起晚了罷！

陳：我看他垂頭喪氣的，好像有甚麼心事似的！

頤：不知道。

陳：晦，婉姑，你騙我！

頤：急麼？

陳：幼華沒有心事，你會不知道！

頤：五叔，你這話可說得奇怪了！他有沒有心事，

我怎麼會知道？

陳：嘿嘿，幼華底心事，還會不告訴你嗎？

頤：他底心事會告訴我？

陳：當然會告訴你呀！

頤：（放下臉）陳五叔，您這甚麼話！

陳：這是真話呀！

頤：那我倒要問問您了，他底心事憑甚麼「當然」

會告訴我？

陳：嘿嘿嘿，婉姑，別發急！沒有關係！我知道！

頤：（大驚）你知道？你知道甚麼？

陳：我知道你們兩個人從前……

頤：（失色）從前怎麼樣？

陳：嘿嘿嘿，你們從前……

頤：（急）從前怎麼樣？你說呀！

陳：從前，從前你們同過學！你們是小同學！

頤：（放鬆）哦！……

陳：是不是？

頤：（理直氣壯地）是的。我們小時候同過學。可是，現在都長大了，而且分別了好多年沒有見面，我又是結了婚的人，他，他憑甚麼還對我說那些話！

陳：（奸滑地）唔，是的！你們只是同學，而且分別了好多年沒有見面，而且你又結了婚……當然，專憑這麼一點小同學的關係，他當然不會對你說甚麼！不過，他這次急急忙忙地趕回來，你應該知道是爲了甚麼吧？

頤：我，我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陳：婉姑，這一點，我可又知道了。

頤：呵！您知道他是爲了甚麼？

陳：他是爲了回來找一個人！

頤：找誰？

陳：找一個和他從小一塊長大的女朋友！找一個曾經和他訂過白頭之約的情人！

頤：（大驚）呵！……

陳：可惜！他回來得太晚了！那個女孩子已經嫁給

另外一個男人了！

頤：（不知道該怎麼說）……

陳：呵，婉姑，你認識那個女孩子嗎？

頤：我——不認識！

陳：巧得很，那個女孩子我倒認識！不但認識，而且我跟他還很有點關係！

頤：（低得幾乎聽不出）她，她是誰？

陳：婉姑！那個女孩子就是你！

頤：（瞠目不知所答）……

陳：（略停）婉姑，我說的不是醉話吧？嘿，嘿，沒有關係！我都知道，幼華都告訴我了！

頤：（不語）

陳：你放心！你五叔底嘴緊得很！絕不會走漏你們底消息！而且我也不像你爹那樣——老腐敗！如今這種潮流，婚姻大事本來就作興自由解放！有甚麼關係呢？只要自己看中了，不要說公公婆婆，就是自己底老子娘也管不着！婉姑，不要怕！有我！甚麼事都有你五叔担戴！

頤：五叔！——

陳：怎麼？

頤：從前幼華跟我好，是真的。不過——

陳：沒有關係，好就好！誰也管不了你！

頤：可是現在我不能！……

陳：有甚麼不能的！

頤：不能！我不能再跟他好！我——

陳：你怕你公公？

頤：（抬頭）

陳：你怕外人說閒話？

頤：我不是怕！我是覺得不應該！

陳：笑話！有甚麼不應該？

周：爹待我好，季平也對我好，我不能做對不起他們的

事！

陳：噯！你這個人真想不開！人生在世就是那麼回

事！甚麼都是假的，舒舒服服地過幾年快活日

子是真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別以為你公

公滿口仁義道德，歸根結底他心裏也還是爲了

自己打算！他對你好，他不想你做他底媳婦，

他會對你好？季平不想你做他底老婆，他會對

你好！

頤：不，五叔，不管怎麼樣，我絕不能——

陳：（突然變換一付面孔）婉姑！你不要誤會了，

我不是替幼華做說客的！季平幼華一樣那是我

底姪兒，我絕不徇袒誰！這件事關係你自己一

輩子，好歹由你自己決定。不過，我一向很歡

喜你，事到臨頭，我不能不提醒你一下：幼華

和你從小一塊長大，他有股倔強脾氣，你當然

知道。如果事情弄僵了，不但你討不了便宜，

你公公恐怕也得受點連累！到那個時候，後悔

可就來不及了！

頤：（不語）

陳：再說，就算幼華不怎麼樣吧！萬一這件事情給

你公公知道了，你想，你今後還會有好日子過

嗎？

頤：五叔，這件事，怎千萬別對爹說！他——

陳：我當然不會說！可是，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爲

，日久天長，他總會知道的呀！

頤：五叔，我希望您勸勸幼華！叫他千萬不要亂

——事情鬧大了——

陳：你也怕把事情鬧大了？

頤：我不是怕我自己受委屈，我是怕爹——他老人

家會更加恨鮑九叔！

陳：所以呀，關係太大了——你應該好好地考慮考慮——一舉兩得是上策——千萬不要弄得兩敗俱傷，落一個身敗名裂下場！喏，這是幼華託我帶給你的——一封信，他本來是要我帶回信轉去的。我覺得這件事情關係重大，馬上要你回覆也不容易，你自己好好地盤算盤算吧，今天晚上，我來取回信！

頤：五叔——（不肯接信）信不用看了，——！

陳：不，你看了信再說。不管你怎麼打算，好歹你給他一封回信，那麼我底責任就算完了。（把信塞在她手裏，然後低聲）婉姑，你要敷衍明些——我底勸，包你將來穿金帶銀享受不盡！我走了——晚上，我來取回信！

（陳老五出去了。）

（婉頤手裏拿着信，呆立在桌旁。她心裏有說不出的苦衷——不能答應，然而不答應又就心會連累公公。）

（她考慮再四，突然一揚眉，毅然將信扯掉扔在地上，向自己臥室走去。剛走兩步，不知道又是一

種甚麼心情遷便……止步，轉身，一步一步走向原處，拾起信來。

（望望信，又思索了一會。然後有所決定似地匆匆走進臥室去。）

（靜場片刻。）

（母親在臥室裏低低地喚着婉頤。……）

（突然，遠遠傳一陣警笛聲。接着人聲鼎沸，還夾有槍聲。）

（一會兒，亂聲越越近。）

（周四叔氣急敗壞地衝進。）

周：（進門就驚慌地叫）婉姑！婉姑！

頤：（由臥室出）啊，四叔——您——！

周：你公公回——沒有？

頤：沒有。

周：糟了！

頤：怎麼？

周：你公公殺人了！

頤：啊！鮑九叔？——！

周：不是。他把那個日本顧問官給殺了！

頤：那怎麼呢？

周：他從鮑家後院翻牆跑了！

頤：呵！……………

周：我還當他逃回家來了！

頤：四叔！這，怎麼辦呢？

周：我——

（門外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頤：四叔！

周：別做聲，聽！……………

（腳步聲，由外衝入。周老四與婉頤正打算避進內室，堂屋門忽然大開，門外露出一排雪亮的刺刀。緊接着有人大喝一聲「——站住！」。

（周老四和婉頤只得停下。

（稍停，日軍一人持槍昂然而入。身後跟着陳老五。）

日軍：（指周）你是魏玉堂？

周：不是。

陳：他不是魏玉堂，他姓周，是——

日軍：（問婉頤）你是幹甚麼的？

陳：她是魏玉堂的媳婦！

日軍：魏玉堂在那裏？

周：不知道。

日軍：不許動！（向婉頤臥室走去）

頤：那是我底臥室！

日軍：不許開口！（遷入內）

（一會兒，室內傳出嬰孩哭聲。）

頤：我底孩子！……………（奔向自己臥室）

（日軍由臥室出，一掌推開婉頤。向其母親臥室走去。）

頤：（趨前攔阻）有病入！房裏——

日軍：（狠命一掌）滾開！

頤：（抓住日軍）不成，你不能進去！

日軍：（將婉頤推倒地上）滾！（昂然入內）

（周老四扶起婉頤）

陳：四哥！

周：（不理）

（室內傳出婉頤母親慘烈地叫聲。）

頤：（大驚）媽！（向母親臥室跑去）

陳：（一把拉住）婉姑！

日軍：（出）。以槍對婉頤）說！魏玉堂在那裏？

頤：（不應）

日軍：（一把抓住她）說！

（婉頤憤極狠狠一掌推開他，日軍險些摔倒。大怒——）

日軍：（擬開槍）狗！

陳：（抱住日軍手臂）打不得！

（正危急間，幼華匆匆入。手裏拿着一封信，急送至日軍前。）

日軍：（看信）好，暫時饒了你底狗命——（對陳）走！

（陳老五隨日軍出去。門口的刺刀也撤走了。外面一陣馬蹄聲，日軍全隊遠去。）

華：（走近婉頤）婉頤——

（婉頤不應。逕奔母親臥室。）

華：（望她進去後，回身）四伯——

周：（低低地應了一聲）唔。（低頭走開）

頤：（在室內大叫）四叔——四叔——

周：怎麼？

頤：（奔出）四叔——快——您快——

周：怎麼啦？

頤：媽，媽，……（拉周老四入內）

（一會兒，室內傳出二人哭聲。）

頤：（在內哭叫）媽——媽——……

周：（在內）大嫂——大嫂——……

（幼華莫明其妙地望着室內）

（幕落）

第四幕

前一幕之當晚十時。

魏家堂屋改了樣子。左後角被幾幅百孝幛擋住。孝幛前有一張靈桌，靈桌上供着一個白紙靈牌，靈前點着一盞暗火的孔明燈。靈桌上點起了一對白燭。香爐裏插着三支香。孝幛上掛着一張母親底遺像。堂屋裏別的部份的原有傢俱，大約都搬到外面去了。顯得空空曠曠的。

婉頤臥室門上，仍舊垂着門簾。母親臥室門上的門簾了掛得高高，房門大開，裏面黑黑洞洞的沒有一點點亮光。

雪已經降下了，風還在嗚嗚地嚎叫。這死寂的夜晚。除了風和偶爾一兩聲遠處犬吠，就又有更鏗懶悠悠的響聲了。

婉姑紅腫着眼，頭上緊着白麻，身上穿着孝衣，脚下穿着蒙上了白布的孝鞋，坐在孝幔邊的一張櫈上，敲着白燭出神。孩子底搖籃擺在她身邊。孩子睡熟在裏面。

周老四坐在另外一張椅上，彷彿在打盹。

稍停——

頤：（偶而回頭，見周老四底神氣，輕聲說）四叔，您回府去安歇吧！

周：啊，不，不。

頤：大事都辦您底駕辦得差不多了，這會沒有甚麼事，您抽空回府去吧。您今天出了一天，府上一定惦記着吧。

周：不要緊，我已經關照過家裏了。

頤：真是多虧了您。錢是您花的，事是您辦的。要不是有您，別說沒有錢，就是有的錢，我也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周：可憐你年紀青青的，那裏經過這麼大的事呀！

頤：媽死在九泉之下，也會感激您底大恩的！（說說又哭起了）

周：別這樣！婉姑！保重你自己底身體要緊。你公

公，是我二十年來的老弟兄。我們雖是異姓結拜，可是情份和親手足一樣。再說你婆婆——我這位大嫂，一向也把我當兄弟，對我的好處也不少。如今你公公遭了禍，逃避在外，季平哥兒也不在家，大嫂身後的事，自然應該由我承當。婉姑，你不要給我客氣，也不要過於難過。你公公年歲有那麼大了，這一次即便逃得出虎口，混不了多少歲月的了。季平哥兒自從到後方去，一年多，音訊不通；萬一有個好歹，魏家就只剩下你跟底孩子！你們魏家一門忠義，你一定得苦苦地把孩子撫大。把魏家底香燭繼續下去。這樣，你才算是對得起你底公公婆婆，對得起季平，對得起魏家底老祖宗。

頤：我不是爲了孩子，我早就——

周：還不是！甚麼都可以撇開不管，把孩子撫大成，是你最大的責任。

頤：唔。（外邊有犬吠）

周：這麼晚了，街上還有人走路！

頤：怕是查夜的。現在幾點了？

周：十點多了。（拉開門，雪片撲面而，趕忙關

上)呵，雪下得這麼大！

頤：大風大雪，路上不好走。夜深了，查夜的又麻煩，您回去不要緊吧？

周：算了，我不回去了。反正明天一早要送頤，回去過不了一會，還得趕。

頤：也好，我給您搭一個鋪，就在這裏躺一躺吧！

周：不必了，太麻煩！

頤：總得休息一下。您累了一天，明兒一大早還得忙着出殯。

周：沒有關係，上了年紀的人，瞌睡本來就不多。

頤：不，您一夜不睡，太叫我過意不去了。還是讓我給您搭一個鋪吧。

周：這樣吧。我一定不睡，你也不安心。你不必搭了，怪麻煩的我就到你公公屋裏去躺一躺吧！

頤：媽是在那張床上喘氣的！——

周：我不忌諱這些。我這要大年記，還怕死！

頤：不是，病人底床。不乾淨。媽媽裏還有沒用過的被褥，我替您換上吧。

周：也好。

頤：(在牆上點燃一個小油燈，進母親臥室去。)

周：(向臥室說)不方便就不要麻煩了！

頤：(在內)方便，手邊就有。

(周老四在堂屋裏踱了兩趟。又走到靈前仰頭看遺像。)

周：(對像，長嘆一聲)大嫂，你安心上天去吧！

婉姑和小孩兒，我會照料的！

頤：(稍停，由裏面出來)四叔，您請休息吧。

周：好，麻煩你了。你也帶着孩子進去躺一躺吧。明天還得走很遠的路。

頤：嗯，我一會就去睡了。

周：(走近臥室門，又回身問)婉姑！你一個人，不怕吧？

頤：(慘笑一聲)我不怕！

周：要不，還是你先回屋去睡吧。等你睡着了，我再去睡。

頤：不，我真的不怕。媽去世以前，我還非常胆小。可是現在，我反而不怕了。四叔，我真的不怕。您請睡吧。

周：好，我去睡了。你也早點帶着孩子回屋去睡吧。

(走兩步又回頭)要是害怕，就叫我。

頤：好。

（周老四進屋去，一會兒就把油燈吹滅了。屋裏又回復先時那樣黑洞洞的。）

（堂屋裏，只婉頤一人。她看了看睡在搖籃裏的孩子，見睡得很甜，就不去驚動他了。累了一天，自己也感到了疲乏，微微打了一個呵欠，扯出手絹擦了擦眼睛。然後又坐回桌邊，那張幾上擺着殘燈出神。）

（風在唳，雪在舞。行更的鼓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

（疲倦了的婉頤，在這靜寂得古銅色的氛圍中，不知不覺閉上了眼皮，伏在桌邊上睡熟了。）

（台上燈光漸弱，以至於全黑。只剩下桌上的殘燭和孔明燈發出的一點微弱的光亮。）

（稍頃，孝幔突然異樣地抖動起來。顯着，一個身穿戎裝的人從孝幔後走出，走至桌前跪下，恭恭敬敬地叩了四個頭。）

（婉頤慢慢地抬起頭來，驚詫地望着那人。那人底神情服飾很像季平。他叩完頭後，扭過身，△着婉頤微笑。）

（婉頤越看那人越像季平，不覺立起身來，剛欲迎上。那人見婉頤起立，急向後退去，退至孝幔邊，突然舉手將軍帽脫下，這時才看清他底臉貌，原不是季平，是幼華。）

（婉頤發覺是幼華，大驚。幼華笑吟吟地向她走。她嚇得急往後退。）

（幼華退至桌邊，突然舉手將臘和燈撲滅。在黑暗中，婉頤一聲慘叫。……）

（風怒吼，雪狂狂。……）

（在屋內叫）婉姑！婉姑！堂屋裏的燈，怎麼都熄了？（跟着由屋內出。）怎麼呢？燈都滅了！（發覺婉頤伏在桌上睡覺）唉，可憐，怎麼就伏在這裏睡着了。（邊點燃桌上的燈，邊叫）婉姑！婉姑！婉姑！

（突然發覺）啊！（莫明其妙地四處望望）
頤：你爲甚麼不進屋裏去睡啊？

周：我……

周：（見堂屋門大開）啊！怪不得，門吹得大打開的，不要說油燈臘燭，就是汽燈也給吹滅了！

(過去關上門)

頤：臘燭油燈是風吹滅的？

周：可不是。開着這麼大的門，臘燭油燈還不吹滅！

頤：門是誰開的。

周：自然是風吹開的。

頤：沒有人？

周：人？

頤：剛才我彷彿看見……

周：(毛骨悚然)婉姑！你睡得糊裏糊塗的，你看見了誰？

頤：我——四叔請您陪我找一找看。(拿起四叔由屋裏拿出的油燈)

周：找什麼呀？

頤：那裏！(領着向剛才出現幼華的孝慢後走)

周：那裏什麼呀？(極不自然跟着她過去)

(一會，二人又走了出來)

頤：(自語)沒有人！……哦那是，夢！

周：婉姑，你怎麼了？

頤：我，我剛才做了一個夢！

周：這孩子，把我嚇了一跳！我當是……

頤：四叔！

周：怎麼？

頤：你聽！

周：聽甚麼？

頤：屋裏有響聲！

周：傻孩子，別這麼疑神見鬼的！

頤：真的，四叔，您聽！好像有人在刁媽屋裏的窗門。

周：深更半夜，不會有人，是風！

頤：不！……四叔，有腳步聲！有人輕輕地在雪地上走路的聲音！……

周：唔，我也彷彿聽見了！

頤：四叔！

周：唔？……

頤：那個人，又在刁我屋裏的窗！

周：該不會是賊吧？

(刁窗聲清晰可聞。周老四和婉頤面面相覷，不知所措。過了好一會——)

頤：(顫聲)四叔！……

周：（勉強振作）……婉姑，不要怕！……（低聲）

（你屋裏點了燈沒有？）

頤：（低聲）沒有。

伯：（低聲）來，把油燈給我，我們看看去！

（周老四拿着小油燈，婉頤緊緊貼在他身，他們一步一步地走向婉頤臥室。剛到門口，突然聽見屋裏「呀」的一聲，窗口被刁開了：跟着，彷彿有一個人，從窗外跳了進來。

（周老四和婉頤都嚇得怔住了，半響出不來聲音。）

（外面這兩個，像泥塑木雕似地，呆在門邊不動。屋裏，跳進來的那個人，呼呼地在喘着氣。）

這樣，相持了好一會。

（周老四好不容易鎮定下來，鼓足勇氣，猛然掀起門簾，對着門內喝向一聲——）

周：誰？……

（黑洞洞的房裏，看不清有人沒有。只聽見喘氣的聲音。）

周：裏面是誰？出來！……不出來，我可要打進來了！

（略停，屋裏有了腳步聲。周老四和婉頤不由得一步一步地向後退縮。一會，屋裏走出一個蓬頭垢面，頭上和身上都帶着雪片的狼狽不堪的老人來。）

（他垂着頭，倚在門框上，喘氣。）

周：（仔細打量），呵，你不是——！

頤：（驚呼）爹！（場前）爹！

堂：（奮力掙起，急止婉頤）別！（指屋裏）快關上窗！

頤：唔！（免入室內）

周：（低聲）大哥！

堂：（發覺孝慢上這殿和靈桌，大驚）怎麼？……

（一步一步走向靈前，仰頭看着遺像呵！……她……她死了！

周：大嫂今天下午去世了！

堂：（仰望遺像，呆立不動）……

頤：（從室內出來，見此情景，免走近玉堂）常！

（低低地哭了）

堂：（仍呆立不動）

周：大哥不在家，我做主把後事給辦了。

堂：（仍呆立不動）

周：我以為大哥一時不會回來，看好了一塊墳地，準備明天一早下葬。

堂：（仍呆立不動）

顧：（感覺玉堂有點異樣，止住自己底哭聲，輕輕地叫了一聲）爹！……

堂：（仍呆立不動）

周：大哥，你累了一天，先坐下休息一會吧。

（玉堂險失了知覺一般，緊握周老四扶他坐下。他直挺挺地坐在靈旁機上，平板着脸，睜着大眼，不言不語，一動不動。）

（婉頤和周老四驚疑地望着他。過了好一會——）

堂：（突然像一隻負傷的雄獅，像一隻被困在籠中的猛虎，像一個在外面受了別人欺侮，跑回家倒在媽媽懷裏發洩的孩子似地失聲痛哭）……

（婉頤在一旁，也不禁嚶嚶地哭了。……）

周：（候玉堂哭了一會，然後上前勸慰）大哥，不要太難過了！大嫂已經升了天，往後你做家長的責任更重了。況且國仇私恨都沒有報復，

你應該好好地保重自己底身體才是。

顧：（邊擦着眼淚，邊叫）爹！……

堂：（慢慢地止住了哭聲，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低頭傷感地）……三十年來，支撐門戶，養兒孫，沒有過着一天舒適日子，沒有享受一點人間幸福；臨了，連身後入殮安葬的大事，做丈夫的都不能親手料理！……呵……

周：大嫂幾十年來，勤儉賢淑，仁慈謙和，不要說上對翁姑，下對兒女就有話說；就是對待我們幾個小兄弟，也都像對待自己同胞手足一樣地關切愛護，像她這樣的完人，晚年沒有能平平安安地享幾年清福，自然是非常遺憾的事。不過大哥，我說句沒有分才的話：按照眼前這種亂世來看，大嫂早登仙前，也不能不算是一種難得的福氣。一則自己從此可以解脫了煩惱痛苦，再者也減輕了大哥跟季平姪兒的後顧之憂！

堂：（自語）唔，也好，早死一個，我少了一個累贅！

（婉頤倒了兩杯熱茶過來）

頤：（遞給玉堂和老四一人一杯）爹，您飲了吧？

堂：（搖頭）

頤：您在那裏躲了一天？

堂：城牆邊水溝裏。（對周）那個東洋鬼，是死是活？

周：當場就死了。

堂：好！我底苦沒有白吃了

周：你怎麼沒有逃出城去？

堂：出不去，沒有出境證，不讓出城。

頤：（自己沉吟）出境證……

周：大哥，我看天一亮，他們還會來騷擾的！

堂：（不語）

周：大哥，你打算怎麼辦？

堂：我——（堅決地）走！打游擊去！

周：嗯，目前只有「走」是最妥善的辦法。不過——

——（眼望着端頤，不說下去了）

頤：（低頭沉吟）……出境證……

周：（低低地）大哥，端姑母子，你打算怎麼安置

？

堂：（不語）

頤：（突然）爹。只要有了出境證，您就可以——

（玉堂還沒有回答，外面突然傳來敲大門的聲音

。）

周：有人敲門！

（三人都驚詫地向外聽着。

（敲門聲更響。）

周：（低低地）這麼晚了，還有誰來？

堂：（低低地）東洋鬼！

周：（低低地）你回來的時候，有人看見嗎？

堂：（低低地）沒有。

周：（低低地）那它是誰呢？

堂：（略停，突然咬牙切齒地）好！你們兩個快躲

開！

周：怎麼？

堂：讓我來對付！

頤：不，爹，您跟叔叔到後屋裏去避一避，讓我一

個人留在這裏。

堂：你？

頤：您放心，我會打發他們走的！

周：唔，這樣也好！

堂：（欲言）——

頤：快藏到裏面去吧！

周：走吧！（拉着玉堂進入母親臥室）

（婉頤急跑進自己臥室，拿出一把鎖。倒扣起母親臥室底門，鎖上。論匙放進衣袋裏。）

堂：（在內）婉姑——

頤：爹，您別作聲，我開門去了！

周：（在內）婉姑，當心點！

頤：知道了！（拿起油燈，走過去拉開堂屋門，向

外間）誰呀？

外面：是我！快開！快開！

頤：（回頭望望母親臥室底門，然後——）來了！

（走了出去）

（一會兒，陳五叔提着一個標了大紅「鮑」字的燈籠，像當人似地一頭鑽了進來。婉頤跟在身後，隨手把門關上。）

陳：喝，屋裏暖和多了！

頤：五叔，這麼晚了，您還沒有回府？

陳：（四面窺探着）你公公在家吧？

頤：（一楞）爹！沒有哇！

陳：沒有？

頤：自從今天早上到鮑家去吃酒，一直就沒有回來

陳：（斜着眼，陰沉沉地）婉姑，你別騙我！有人親

眼看見黃昏時候，他跟周老四在一塊！

頤：跟周四叔一塊？

陳：周老四陪着他回來的！

頤：哦！這一定是那個人看錯了！

陳：看錯了？

頤：四叔在這裏照料了一天喪事，天黑了才回去！

陳：呵！……那，那或許是看錯了也說不定！

頤：一定是看錯了！

陳：呵，我們大嫂去世，我連頭也沒有來瞞一個，

真是虧理得很！

頤：不敢當！九叔。

陳：噯，說句憑天良的話，我那位大哥雖然看不起

我，可是大嫂生前的確對我不錯。不說別的，

百兒八十的零用錢，就給了我不少花！

頤：五叔，既然您知道媽生前對您不錯，那您就幫

幫忙，在鮑會長面後替爹美言兩句吧！

陳：喝，這個我辦不了！你爹這次闖的禍可太大了

！人家陳田先生是皇軍派來的顧問官，比你鮑九叔的官還大，他居然一刀把人家給殺死了！你想，這個人情誰能討得下來？再說，你底丈夫，到後方去參加抗戰去了！抗戰就是反抗日本皇軍，反抗皇軍就是造反！父子兩個都犯了滔天大罪，按照從前大清朝底法律，就該誅九族！呵，婉姑，你們新派人不懂得誅九族吧？誅九族就是——所有姓鮑的都得砍頭！不但姓鮑，就是跟姓鮑的有點瓜葛也都得砍頭！你瞧，這誰還敢講情呀！

頤：有這麼厲害嗎？

陳：當然囉！比如我吧！按說，就該連帶着問罪！不過……好在，我如今做了皇軍底官，將功折罪，馬馬虎虎！

頤：您現在做的是甚麼官呀？

陳：我，我是代理警察局長！

頤：代理！

陳：暫時是代理！……呃，呃，也就跟正式警察局長一樣，沒有分別；反正是警察局長！

頤：（還要繼續問）五叔！——

陳：唔，不談了！不談這些！扯了半天閒話，把正經事倒給忘了！

頤：呵，您有事找我？

陳：哦，你忘了？我是來拿回信的呀！

頤：回信？

陳：我底幼華女兒要我來討回信的呀！

頤：哦！……

陳：怎麼？寫好了沒有？

頤：我……沒有寫！……

陳：唉！你怎麼不寫呢？

頤：我，忘了！……

陳：既然沒有寫，就別寫了。你是甚麼意思，乾脆當面對我說明白，我替你轉告幼華也是一樣的。

頤：我沒有意思！

陳：嗯！這怎麼能沒有意思呢？答應，或者不答應，不都是意思嗎？

頤：我——

陳：我知道你也很難啓齒，好吧，千句話當做一句說，你只告訴我——答應，或者不答應就够了。

顧：(搖頭)我——(突然改口)五叔，明天我再答覆您吧！

陳：何必又推到明天呢？你瞧，深更半夜，我冒着這麼大的風雪趕來討回信，不能說我不誠心，就憑着這一點，你也應該爽爽快快地給我一個答覆呵！

顧：(低頭尋思)——

陳：婉姑，我勸你想開一點，想遠一點！魏家遭了這種滅門之禍，你公公逃亡在外，永世不能回來。你丈夫出去了一年多，渺無音訊。你婆婆也歸了天，如今就剩下你母子兩個，孤獨單單的，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呀？再說，我那幼華姪兒，人品才學，那一樣不比你底丈夫強百倍？他老子又是個新貴人，有錢有勢！婉姑，你跟幼華從小既然訂了白頭之約，就乘這個機會破鏡重圓吧，這真是一舉兩得的千古佳話！

顧：(不語)

陳：婉姑，我陳五叔為人，你是知道的。我從不說瞎話！你是誠心誠意地替你打算！你年紀青青

的，這樣下去，不是一個了結！如今民國，不講究大清朝那套三從四德的舊道德，你就當真苦守一輩子，也沒人給你貞節牌坊！如今講究的是自由戀愛，自由結婚，你跟幼華，剛好是自由戀愛，自由結婚！這該是多麼美滿多麼時髦的事呀！

顧：五叔，我看這件事，還是留待明天再說吧！

陳：嗟呀，小姐，你今天不給我個準信，我回去怎麼向我那位姪少爺交差呀！婉姑，你就算成全你底五叔吧，別讓我出馬就栽跟斗，我底警察局長可就要了！

顧：五叔，敲過三更了，太晚了，您回去不方便！還是——

陳：婉姑，這你倒不必替我就心！啊，(指左臂上圍着的一個布圈)你瞧見了沒有？有了這個，無論白天夜晚，城裏城外，都可以通行無阻！

顧：呵！(有所發現)您這是甚麼呀？

陳：特別通行證！

顧：有了這個特別通行證，城裏城外都可以通行？

陳：只要是皇軍管轄的地方，都可以通行無阻！

頤：呵！……（低頭尋思）

陳：婉姑，這算不了甚麼！只要你答應了幼華的親事，做了會長大人底少奶奶，將來有得你威風的！瞧，就憑鮑府上這個燈籠，就足抵得十張特別通行證！

頤：（有所思）……

陳：婉姑，我勸你放聰明些！一個人，應該識時務！

頤：（突然）五叔！我——

陳：怎麼？——噢，說呀！……噫，沒有關係，你

五叔不是外人，心裏想着甚麼，只管對我說。

頤：五叔，——您看，幼華是真心對我好嗎？

陳：當然是真心，我敢担保，一百二十分的真心誠意。

頤：您担保？

陳：我担保！絕對担保！婉姑，你沒瞧見他那副神氣，簡直急得要發狂了，你不答應他，我看他準活不了！

頤：五叔，你覺得我可以答應嗎？

陳：可以，當然可以。

頤：五叔，我——

陳：你答應了吧？

頤：我答應！

陳：好極了！好極了！

頤：五叔，您剛才勸我的話，是對的。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替自己底將來打算一下了。五叔，只要幼華是真心誠意地對我好，我可以答應他。陳：噫呀，婉姑，你真是個明白的孩子！這樣做，對！對極了！我包你將來有享不盡的榮華，受不盡的富貴！好，就這麼決定！我馬上去回覆幼華！

頤：別忙！五叔，我還有幾件事！

陳：呵！那幾件？快說吧！

頤：第一，事情我是答應了，不過得等我婆婆安葬以後，過半個月再辦婚事。

陳：嗯——我想，這一點不成問題。只要事情定了局，早半個月晚半個月成婚，沒有多大關係。

頤：第二，在結婚以前，幼華不要到我家裏來，免得旁人說閒話。

陳：這……也不成問題，有甚麼事，由我來回轉

達好了。

頤：第三，從今以後，我是鮑家底人了，不能再讓東洋兵甚麼的到我這裏麻煩，一則於鮑府上面子不好看，二則我是一個年紀青青的單身女人，老是跟他們週旋，不大方便。

陳：哦！這個更不成問題。鮑會長家裏的少奶奶，誰敢來打攪！你不用耽心，明兒個我替你弄張牌告貼在大門口，寫上——「本會官員住宅軍民人等不得擅入」幾個大字，保管你沒事！

頤：五叔！——

陳：你放心，包在我身上，最遲明天下午，我準把牌告送來。

頤：五叔，明天下午，太遲了！

陳：婉姑，這是公事，要會長親自下手諭，還得繕寫。校對，用印，最快也得半天功夫！

頤：那不成，萬一明天一大早又來盤問檢查，我可受不了！

陳：沒關係！有人來，你就說你是鮑——

頤：五叔，空口說白話，沒有個真憑實據，人家怎麼肯相信呀！

陳：要不然——我把這個燈籠留在這裏。

頤：燈籠管得甚麼事呀！城裏姓鮑的不止一家，誰不可以糊一個燈籠晚上照亮！

陳：那可怎麼呢？我不能深更半夜地把會裏的職員叫醒來辦公呀！

頤：我看，這樣吧！您把——慢，不成，您不會肯的！

陳：慢，只要辦得到的事，我怎麼會不肯呢！

頤：我想，反正明天下午您就可以把牌照送來，不過只幾個鐘頭的事，您要是放心，就把……

陳：哦，你說呀！

頤：我想，最好是把您底特別通行證暫時留下來，明天下午等您把牌告拿來了！我就還給您。

陳：通行證？……（有雜色）

頤：反正只幾個鐘頭，有人來檢查，我拿特別通行證給他們看，可以省掉很多口舌！

陳：這，這種東西，不好借人的，萬一——

頤：攔在這裏幾個鐘頭您還不放心？

陳：不是不放心你——

頤：五叔，我這麼一個舉目無親的女孩子，您還就

心我跑了？

陳：不是怕你跑了，我是就心萬一出了甚麼意外：

……

頤：攔在我手裏會出甚麼意外呀？家裏除了我就是小孩子，連帶第三個人也沒有！

陳：（考慮）……

頤：（做負氣狀）好！五叔，您不相信我就算了！

陳：不是——

頤：五叔，我可是把你老人家當做自己底親人，甚麼事都聽您底吩咐，您既然見外我，那就算了！

吧！剛才談的那件事，咱你也作罷！

陳：（急）婉姑，我不是——

頤：得了，不談這些了！我也沒有福氣做鮑府上底少奶奶！

陳：婉姑！——

頤：哼！人家連一個通行證都不放心攔在我這裏，

我憑甚麼還把自己底終身大事信託人家！

陳：（就心把剛才說定的事逼翻了，連忙鬆口）噯，噯，別生氣，小姐，我把通行證留給你就是了！

頤：我不要了！

陳：這又何必呢？

頤：這麼重要的東西，我可扣藏不起！

陳：婉姑，我並沒有不相信你呀！

頤：是我自己不相信我自己！

陳：得了，別說氣話了！喏，拿去吧！

頤：您別這麼大意，說不定我把通行證弄跑了，您可——

陳：不會！不會！我絕對放心！拿去吧！

頤：五叔，這可是您自己願意攔在我這裏的啊？

陳：是我自己要攔去你這裏的。

頤：您真的放心我？

陳：不成問題！

頤：您真的相信我？

陳：絕對信任！

頤：好吧。（接過通行證）那麼明天就請您早點把牌照送來，我好早點把通行證還給您！時候長了，我可真有點提心吊胆！

陳：沒關係！

頤：只要您覺得沒關係就成！

陳：那麼，剛才談的那件事，就算定奪了？
願：定了吧！

陳：一句話！好，明天見！

願：您明天千萬可來早一點！

陳：吃過午飯就來！

願：呵，您沒有通行證，回去方便吧？

陳：不要緊，我有燈籠。好了，你別送了！

願：我出去門門。

陳：（走至門邊，轉過身來）婉姑，我替你辦好了

這樣一件大事，將來你可得多多關照你底五

叔呀！

願：當然！我一定要重重地酬謝您的！

陳：（得意地笑着說）嘿，嘿，……好，明兒見

呵！

（婉願送五叔出去，門好外邊的大門，急急忙忙

地趕了回來。興奮跳躍地跑過來把母親臥室門打

開。）

願：（邊開門，邊興奮地）爹！……

（玉堂臉色很難看地由室內出來。跟在身後的

周老四，也用狐疑不安的眼光看着婉願。）

願：（沒有注意到二人底神色，手舉着通行證，興

奮得意，並且非常天真地搶着說）爹，您瞧，

特別通行證！有了這個，無論白天夜晚，城裏

城外都可以通行無阻！

堂：（冷冷地望着她）

願：（一口氣搶着說下去）現在好了！您馬上就可

以走了！您可以平平安安地出城去了！爹，您

趕快——

堂：（用手止住她，陰沉着臉）婉願！我決定不走

了！

願：（完全出乎意外地）您——不走了？

堂：唔。不走了！

願：既然有了特別通行證，您，您爲甚麼——

堂：假使我底性命非用這個通行證來保全，這情願

死！

願：爹，您這是甚麼意思？

堂：大丈夫，甯爲玉碎不爲瓦全。我甯願從容就

義，不能犧牲媳婦底身體，貞節。苟且偷生！

願：爹——

堂：婉願，你剛才答應陳老五的事，我已經聽見了

。不要再瞞我！

頤：哦！爹，我是爲了騙五叔底通行證，才答應他的呀！

堂：婉頤，我明白你底用意。這在你，也許是一番孝心——甘願犧牲自己，來保全我底性命。不過，婉頤，你這孝心，我可不能接受。我們魏家，世世代代以忠義傳家。我一生雖然沒有做出甚麼光宗耀祖的事業，可是禮義廉恥的大道理，我是講究的。我不能爲了保全我自己風前獨瓦上霜的殘年，讓頑婦去犧牲她底身體，貞操。像這樣苟且偷生，不但辱沒了我們魏家世代的祖先，也對不住魏家後代的子孫！

頤：爹，我只是一時權宜之計，並沒有真打草那樣做！

堂：婉頤，你想得太簡單了！

頤：爹，我真的是——

堂：婉頤，你是個好孩子，我相信你是真心誠意爲了保全我底性命。不過，這太危險了——陳老五鮑老九那幫沒有人性的混賬東西，是不肯輕易放過你的，你年紀青，閱歷淺，又是個單身的

女孩子，你那裏禁得起他們底威嚇利誘，萬一將來——

頤：爹，不會的，只要我自己拿得定把握，任憑他們怎麼逼我也沒有用。

堂：婉姑，事到臨頭不自由，不要太自信了。

頤：爹，您不相信我是真心——

堂：不，我相信你底心是好的。不過，我絕不相信你能對付得了他們底糾纏。

頤：爹，請您相信我吧，我一定有辦法對付他們的。爹，您是我底活命恩人，我絕不會做出對不住您，對不住李平，辱及魏家門風的事。

堂：（搖頭）

周：大哥，婉姑是個非常懂事的孩子，她已經表示得很明白，我想你就不再顧忌甚麼了吧。乘天還沒有亮，趕快混出城去，遲了，恐怕又發生別的變故。至於婉姑母子今後的生活，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一定負責照料他們一天，這一層你也儘可以放心。

堂：（不語）

頤：爹，您快走吧，

周：大哥！不要再遲疑了！快走罷！

堂：（堅決地）不！無論如何不能這樣走！

顧：爹！既然能够走，何苦一定要硬拚着犧牲呢？

堂：婉姑，我老了！反正再也活不了幾年！拿你這個有用的年青人底身體，來換我這個快要入土的老人無用的殘年，這是不對的！再說，平平離離背井到後方去，是爲了報効國家，我這個做父親的，也於公於私都有替他照料妻子兒女的義務。你爲我犧牲了，在你固然是盡了做媳婦的孝道，可是我將來拿甚麼臉面去見我底兒子！

周：大哥，您這個想法太固執了！你走了，留下婉姑一個人，你不放心。可是你不走，給他們抓去了，還不是只剩下婉姑一個人嗎？結果既然相同，你又何苦一定要白白地犧牲呢？

顧：爹，您走了，將來縱然不幸，不過只犧牲我一個。您不走，逼到最後，一定是同歸於盡，這些不是太冤枉了嗎？

堂：（固執地）我寧願同歸於盡也絕不苟且偷生！
（玉堂底固執使得周老四和婉願無法再說下去。）

大家默無一言地靜了好久。

（周老四無聊地踱到門邊，順手拉開堂屋門，向外看看。雪已經不下了，風還在呼呼地吹。積雪白皚皚地映出一片反光來。）

周：（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天快要亮了！

（婉願偷偷望了望玉堂。玉堂仍舊固執地站在那裏沒有動。）

周：（關上門，走回來。望望玉堂，想說甚麼）大哥！……（遲疑了一會，改了口）你既然決定不走，我們就到屋裏去休息一會吧。你躲了一天，也够累的了！

堂：（半響，應了一聲）……唔。……

（周老四拿起小油燈往母親臥室裏走去。略停，玉堂也默無一言地走進屋去。）

（婉願仍舊呆呆地站着，在思索，在痛苦，在矛盾。）

（靜，靜得像整個的宇宙都死去了一樣。）

（一會。周老四伸出頭來望了一望，見婉願還呆站在那裏。他放輕脚步走了出來。）

周：（低聲）婉姑！

願：（呆立不動）

周：（低聲）你睡去吧！

願：（未應）

周：你公公底脾氣，你是知道的。他既然決心要這樣做，只好由他！

願：（仍未應）

周：噯，各人有各人的苦心！你是一片至誠想救你公公底性命；可是他，他底願忌也是應該的！

誰願意自己底媳婦去——

願：（突然掉過臉望着周老四）

周：（被她底眼光逼得嚥下了想說的話）……（稍停，嘆口氣，半是白語地）……如果沒有幼

華這件事，他底願意就少得多了！……

願：（像是着了當頭一棒，頹然垂下頭去）

（稍頃——）

周：（走近她）婉姑，事已如此，你也不必難過了……睡去吧！

願：（垂着不語）

周：（滿懷同情地望望），長嘆一聲，感傷沉痛地）
（噯……：世代忠義，只落得家破人亡，……）

……這都是天數呵……（低着頭走進屋去）

（跟着是老四底背影，婉頤慢慢地抬起了頭，眼睛直楞楞地釘在那閉緊了的房門上。）

（屋裏，玉堂深長沉痛地一聲嘆息。……）

（由於周老四底幾句話，由於玉堂一聲嘆息，婉頤心裏考慮了好一會的一個打算，肯定了。她，突然一扭身回到自己屋裏去。）

（靜場片刻。）

（外面一陣亂雜的馬蹄聲過去。）

（稍頃，一兩聲清脆的鎗聲掠空而過。）

（一會兒，婉頤手裏拿着一張紙條和剛才那個通行證由屋裏出來。她立在臥室門前，像是很興奮，又像是很疲倦：眼睛睜得大大的，緊張，悲痛，堅決……的複雜心情由眼裏透射出來。她低頭看了看手裏的紙條。然後把眼光移到對面的房門上。然後又移到母親底遺像上。最後，眼光落在搖籃上了。她像觸電們地身子突然一震抖，她直向搖籃奔去。但是，當她一眼看見睡得甜甜的帶着微笑的孩子底小臉時，她馬上像從頭到腳被澆了一桶涼水似地怔住了。是辛醉，是悲痛，也是惶惑，眼淚不由自主

地湧了出來，她俯下身子，把孩子抱起，緊緊地偎在懷裏；她把淚水濕過了的臉緊緊地貼在熟睡着的孩子底臉上。

（打更的敲着最後一次的更鐘，由遠而近。鐘聲彷彿是在淒然提示着——天快要亮了！）

（聽聽鐘聲，然後哀傷地絕地在孩子耳邊低低地訴着）孩子！天快要亮了……媽不能再陪你了！……從今以後，你就是一個沒有娘的孩子！……你乖乖地跟着爺爺過吧！……好好地讀書！……好好地做人！……孩子！你要給媽媽爭氣呀！……（泣不成聲）

（屋裏，玉堂又是一聲沉痛哀傷的嘆息。……）婉頤知道不能再延遲了，攔緊孩子，在他臉上深深地吻着。然後，嘆口氣，無可奈何地把孩子放回搖籃去，掖好被。剛站直身子，禁不住又爬下去在孩子額上臉上狂吻着。

（「拍」——一聲清脆的拍聲，掠空而過。）

（婉頤彷彿由夢中驚醒，慢慢地直起身子，戀戀不捨地看了孩子幾眼，然後，一聲長嘆，把紙條和通行證扔到搖籃裏。低下頭，頹然往臥室走去。將

近門邊，她突然又異常激動地回身奔向搖籃；但沒有向前幾步，就被門外奔馳過去的一陣零亂急促的馬蹄聲給照住了。

（天真是快要亮了，她知道不能再留戀。一狠心，一挺身，一咬嘴唇，埋着頭一氣衝回臥室去。門關上了，門上了。

（更鐘聲逼近屋前，聲音是那樣的單調，空寞，淒涼。

（一會兒，婉頤屋裏突然傳來木檯被踢倒的沉重的聲音。接着，婉頤發出了在極度痛苦中掙扎着的呻吟和喘息。

（孩子哭了好半晌，沒有人理會。——）

（在室內）婉姑！……婉姑！……（見無人應，起身，披着一件皮袍開門出來）婉姑！……咦，怎麼把孩子一個人擱在堂屋裏？……（走向搖籃。發見一張紙條，情知有異，趕忙拿起紙條，匆匆一看，隨手扔下。邊叫邊向婉頤臥室奔去），婉姑！婉姑！……（用力敲門）婉姑！開門啦！你……

周：（也從室內出來）怎麼啦？婉姑她——

(玉堂猛力把門踢開，直衝進去。)

堂：(在內)婉姑！婉姑！……

周：(莫明其妙地拾起地上的紙條，唸)「……爹，您現在可以沒有絲毫顧慮了！趕快帶着您的孩子走吧！……只要您能平安逃出虎口，我是死而無怨的……」呵！——(趕忙向婉願臥室跑去)

(周老四剛跑兩步，就站住了。他瞪大眼，看着玉堂手裏拿着安眠藥的空瓶子，像幽靈似地由室內出來。)

(玉堂緊張憂傷過度地一步一步由室內走出。臉色蒼灰，額上青筋歷歷可數。他不言不語像木人似地站在房門口。眼睛圓睜着呆視前方。)

周：(低聲)大哥，婉姑她……

堂：(半晌，才低弱地吐出了兩個字)……死了……

周：死了？

堂：……吃安眠藥，……死了……(瓶掉在地上)

周：呵！……

(兩個老頭子都震驚得也是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玉堂突然一挺腰幹，跑過去，抱起搖籃裏的孩子，敞開皮袍，把孩子放在胸前，用皮袍掩裹住，然後緊緊腰帶，帶上通行證。)

周：大哥，你？……

堂：(未應)……(結束完畢後，走至母親靈前，深施一禮，然後，仰首望着遺像，蒼涼地)老伴！我來不及送你入土了！

周：大哥！……

堂：(又走至婉願門前，對着室內)婉姑！我走了！孩子我也帶走了！多謝你！你救了我的性命！你成全了我們魏家世代忠義的家風！我們魏家後代的子子孫孫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婉姑，你，安安心心地去吧！

周：(拭淚)大哥！

堂：(對周老四深施一禮)四弟，婉姑底後事，就全權拜託你了！

周：大哥，你請放心！

堂：(舉首打量一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走了！

(轉身，大踏步走了出去。周老四跟在後面送他)

。)
(堂屋裏空空的，沒有一個人，沒有一點聲音。
風從大開的門外捲了進了，孝幔在抖動，婉順門上

本劇祇供軍中上演，此
外一切權益，仍歸作者
保留。

的布簾在搖擺，窗前的殘臘一晃一閃地滅了。

(送來孩子底哭聲，送來野犬的慘吠。……)

(幕慢垂)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

特種勤務處印發

軍中娛樂月刊社編輯

非 賣 品

82

32/6

(2)